

周禮正義

詒澤題

冬官考工記上
輪人考工記上

通志序



瑞安孫詒讓學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

達謂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故則介傳命

不達疏未暇觀禮賜舍不以幣致注云使人以命致館無禮也案無禮當亦謂無聘享玉帛之禮

不嫌疏未暇觀禮賜舍不以幣致注云使人以命致館無禮也案無禮當亦謂無聘享玉帛之禮

賈疏未暇觀禮賜舍不以幣致注云使人以命致館無禮也案無禮當亦謂無聘享玉帛之禮

為無禮審矣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者明此官為小事特使與聘問不同不得用邦節珍圭牙璋

不時必達者雖不時必達於所往之處也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者大僕注云

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云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事馬給使者也爾雅釋言云駟遽傳也左成五年傳

如謂古律四馬高足為置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此說漢時乘傳騎驛之

制亦以單置馬為起於後世足證周初有乘無騎矣又案周時傳遽蓋用輕車取其速至故方言

必乘傳遽通謂之傳遽之美善之事通謂之輶軒即經車也夫亦即行人之屬凡王官以事巡行天下

因禮之二賈疏云謂民有死喪及年穀不熟若諸侯薨之等大事即使卿大夫若春秋王使策叔宰頃之等有禮不使行夫也云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者以行夫下士秩卑於大小行人故事之小無禮幣者則使行夫特往也云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者遺疾病謂行夫身有疾病也他故若虎賁氏云道路不通注云逢兵寇若泥水是也云必達至命不可廢也者明事雖小亦奉王命而往雖不以時至亦期於必達賈疏謂以行夫下十三二人數多縱有難必達失之云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者明行人使邦國亦乘傳遽也賈疏云按大行人雖不云身使之事其間問及王之所以撫諸侯之等或身自行小行人云使適四方是身行之事也云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也者明大事雖有故亦必達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途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鄭注云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介接聞命又云若賓死居於其國則掌行人未殯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是聘使死則介傳命鄭注云據彼爲說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立謂夷發聲疏居於其國者於經例各本並誤此謂行夫隨行人居所使大小行人也云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者與行人爲役也勞辱事猶司隸云煩辱之事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者此謂大事有禮使大小行人者則行夫爲之介也云故書曰夷使者謂故書使則介之上多一夷字也故書使上出焉使云劉焉音夷則劉昌宗以夷爲即焉之異文王引之云焉字屬上爲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故書作夷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焉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全上讀明矣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案以注疊故書通例覈之王說是也孔繼注義也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者先鄭從故書爲說以夷爲四夷也賈疏云後鄭不從以爲夷發聲者以經云居則掌行人之勞辱事是行人所使即云介明還與行人爲介文勢不容與行人別行直四夷使自使象否何得使行夫也故不從之也云立謂夷發聲者王引之云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囊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立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無爲首發聲者案王說亦是也

尤善又賞之考工記務論汝則死貉或作緩謂善綠木之緩也轉人左不健健或作券立謂參全倦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首發聲者案王說亦是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疏注云通賓客

聘問也此與彼義同云路節旌節也者據掌節大行人文賈疏云以其道路用旌節故知路節旌節也云四方圻上者圻與幾同即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謂距王城五百里疆與侯國畿封相節之處也下文云送逆及疆故知不出畿賈疏云至畿即入諸侯國諸侯國自有通之名也舍

則授館令聚糧有任器則令環之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疏館舍則授館者此授

入國致館異賈疏云館則道上廬宿市所館舍云有任器則令環守之者賈疏云謂賓客任器之器任器詳司隸疏注云令野廬氏也者賈疏云其職云若有賓客則令守徐地之人聚糧之故知令野廬也耶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者蜀石經殉作殉案殉即拘字左傳桓六年注以木澤徇釋文云徇本殉徇亦即拘之俗徇官注云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徇環亦謂徇行圍義同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鄭司農云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爲容戍守以備盜竊與後鄭義同

疏送逆及疆者謂與訝士掌訝同從小行人送逆於境上鄭注則似門關得幾賓客惟不幾環

人故後鄭更釋之云立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者補先鄭義明無幾即謂不幾賓客也周書大子晉簡云委積施關道路無嚴被施覆爲弛弛關即謂門關無幾也

象背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謂蕃國之臣疏掌蠻夷閩

注云狄之國使者姜兆錫云即職方氏四夷入蠻七國九貉五戎六狄之國大行人所謂蕃國也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世一見來朝為賓者疏禮者夷狄君長來朝

亦以禮接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

辭謂國君長告請之辭言傳與上文傳王之言義異家人言讒車象人大祝言句人注並云言

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從來至去皆為據疏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

為據詳大宗伯大行人疏大行人注謂蕃國之君無玉瑞則唯有幣帛可知左傳七年傳云戎朝

是謂無玉并無幣帛失之也此經亦云出入故知來去皆為據而詔侑其禮儀者大行人注凡國之大喪

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臣來謂諸侯使疏凡國之大喪者賈疏云大喪言凡則非王喪若

則大喪王后世子也或大喪王妻不言諸侯者餘官掌之此象胥直掌臣也又象胥本主夷狄之

使亦象掌中國之使故下有大事諸侯之等也注云客謂諸侯使臣來用者者司儀云諸公之

此相為國客是諸侯使臣謂之國客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謂諸侯以王有軍旅

疏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者鄉大夫先鄭注云賓敬也此與上文賓相蓋不同以幣

謂別有幣也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上下事庶子農云王之

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疏凡作事者此通論諸侯以下所共王事之差

以敘作其事此則通作諸侯等之事亦依敘以所作之云次事上士者賈疏云直言上士不作

士者皆對中士下士言之無合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云元士同也王引之云周禮序官凡言上

夫庶子男之禮士下士言之無合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云元士同也王引之云周禮序官凡言上

者亦無上士之稱上蓋衍文也若有上字則賓客亦如之作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義今鄭不為上字使士

解則所見本無此字也案注王說是也云下事庶子者庶子謂公卿大夫之子未命而在官者故次

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士上下事庶子者庶子謂公卿大夫之子未命而在官者故次

誤本經文加之案王校是也先鄭亦訓作爲使謂自大事至下事有引之云上字亦後人依

之使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政治邦新疏禮掌四方賓客之牢

數者牢唐石經初刻誤作勞磨改作牢此即下文五等諸侯禮數不同之法宰夫云凡朝覲會同

牢禮謂若下文餼積股膳等皆有牲牢之禮餼卽下變餼卽下乘禽宰夫注云膳餼禽羞也飲食燕饗也此不言膳及賓賜餼牽者詳略互見足相該約也注云政注邦新殺禮之屬者

據下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之數者以公侯伯

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疏王合諸侯而饗禮者司儀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

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疏也案亦兼時會殷同言之凡會同在國外爲壇此

則仍在廟以饗與會同不同日也云則具十有二牢者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則十二

牢卽十二太牢也云庶具百物備者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

組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鄭彼注云具謂所其累物案十三牢

爲牲俎則庶具百物蓋指庶羞腥夫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之屬是也云諸侯長十有再獻者特

又伯以殊禮蓋與大禘十二獻禮略同凡上一公九獻是爲九獻此外更有三獻則禮經無可推約莫

能詳也賈大行人疏說九獻無不足據注云饗諸侯而用禮之物數者賈疏云王禮則大

二牢是故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遇十二以爲天之

數也上公以九爲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云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既不分牢各具則不得

四時胡觀五等諸侯皆一一專饗故牢禮多不逾九今合諸侯而兼饗之既不分牢各具則不得

專屬一人故特用禮與專饗不同也賈疏云以經云合則時會殷同是盡在於是兼饗故用十

二牢也若單饗一國卽有賓主之敵則單用大牢今兼饗諸侯無一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

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下也彼亦非一帝攝饗五帝莫適下也案賈說非也敵適字同凡言

莫適者皆無所專主之謂論語里仁爲美無適也釋文引鄭本作敵詩衛風伯兮篇豈無膏沐誰適

爲容毛傳云適主也此注云莫敵用者卽謂不能專主一人之禮而用之故用王禮之數曲禮注

云莫適下亦謂帝有五不能專主一帝而下之非無一相敵之謂也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

者據大宗伯文先鄭彼注云長諸侯爲方伯故此云諸侯長也云獻公侯以王巡守殷國則國

下如其命數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也王巡守殷國則國

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既上公之禮卿既侯伯之禮大夫既子男

之禮士既諸侯之卿禮庶子壹既其大夫之禮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兩栗之犢也

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疏王巡守殷國者卽大行人十有二歲巡守殷國時也賈

令主國也百姓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疏王巡守殷國者卽大行人十有二歲巡守殷國時也賈

禮也王制云賓客之牛角尺謂長一尺也云令者掌客令主國也者賈疏云以其掌客掌諸侯已下牢禮故知掌客令也云百姓皆具言無有不具備者百姓舉成數明隨從官多少無不具備不

必限以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既殮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二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糗車皆陳車米既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斂車禾既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既殮牽再問皆脩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糗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會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

牛子男三積皆既殮牽壹問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糗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既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子謂其設筐陳于楹內饗陳于楹外半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燕之有無未聞三問皆脩脩脯也上三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皆饗也公十簋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籩堂上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籩稻梁器也公十簋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籩堂上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銅羹器也公銅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或為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為無施禮之大數銅少於豆推其衰公銅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銅當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每食之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豕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

二半也皆陳列也... 伯四半米禾皆二十車... 門西如積也米橫陳于中庭... 車者衍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 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梧之梧謂一耗每車三耗則三十稷也... 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幸史眾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其史主書皆有煇大夫也則煇大夫養餼三半士... 助則煇大夫養餼三半士... 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勝此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卿皆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 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鄭... 者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若然天子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 此賓客在道之禮云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案賈說是也... 至皆陳幣後所致之禮也云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開所以給賓客之禮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開... 客既將幣後所致之禮也云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開所以給賓客之禮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開...

也聘禮亦云歸乘禽日如其饗之數彼聘禮也... 乘禽日九十雙十倍其數者亦君臣禮異也云股膳大牢者亦留開所致也云以及歸三饗三食... 三燕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即燕之借字經文先... 行此三禮亦依敘次錯互舉之蓋上公則先一饗次一食次一燕又再饗次再食次再燕又三饗... 次三食次三燕侯伯子男及聘臣數遞減而三禮相互並同唯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聘聘宋... 再饗一食前已得一饗一食故更端再饗而無食皆未可知也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不親... 禽獻者五等諸侯上介皆以卿故特隆其禮其大夫士介則無也云卿皆見以羔膳大夫致禮八... 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者皆夫人待賓客之禮也云卿皆見以羔膳大夫致禮八... 大夫待賓客之禮也大宗伯六執卿執羔五等侯國同云侯伯四禮者以下至膳特牛皆待侯伯... 之禮與公略同唯等數皆遞殺云三饗再食再燕者浦鐘云內宰大宗伯職金疏及覲禮注並作... 再饗汪文臺云通典七十四引亦作再饗郊特牲疏云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南本或云侯伯亦... 三饗誤也案浦汪並據孔說校此孔云南本者謂南朝本也唐蜀石經及今本並與彼同依北朝... 本則五等諸侯饗食燕數各自相同於上下文例亦符合但致聘禮侯伯之卿壹食再饗則饗食... 數不必盡同況大行人注謂大國之孤饗食之數並視小國之君而此經子男止壹食壹食反不... 得視大國之卿則於禮例似不甚協竊疑南本此文與彼相僣實則五等諸侯唯上公三禮自相餘... 六朝以後子男文誤作壹饗北本遂改此文以與彼相僣實則五等諸侯唯上公三禮自相餘... 皆不相等也云子男三積者以下至親見卿皆膳特牛皆待子男之禮與侯伯略同而等數亦... 八豆八籩於子男則六豆六籩者愈趨云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豆八籩於侯伯亦... 禮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

大字本正此對簋為黍稷器也說文竹部云簋黍稷器也許以簋亦為黍稷器與鄭說異左
 堪云聘禮歸饗饋堂上兩簋梁在北西夾兩簋梁在西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資北而自閉坐左
 擁篲梁右執箚以降是饋乃稍梁器非黍稷器當以經文為正案說根據禮經足申鄭義又鄭
 舍人注云方曰饋亦與許異詳彼疏云公十簋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簋堂上四西夾
 東夾各二子男六簋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者賈疏云鄭知此者見聘禮致饗堂上不多則等鄭遂以
 夾各二簋今此公十侯伯八男子六禮之通例堂上之數與東西夾之數堂上不多少則等鄭遂以
 亦約致饗饋也但聘禮設饋云西夾六無東夾之饋者蓋降於君禮故也聘禮設饋鄭約致饗饋今
 大雅生民傳云木曰豆蔞豆蔞也蓋人云掌四豆之實是豆為盛菹醢凡滫物之器也凡飲食
 之禮有正蓋之豆有庶蓋之豆此豆專盛正蓋之菹醢其庶蓋經別謂之食不在此數互詳醢人
 旗人疏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各六者禮器注義亦同賈疏云鄭以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
 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者禮器注義亦同賈疏云鄭以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
 上大夫八豆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六諸侯十有
 同則亦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六諸侯十有六諸侯十有
 此侯伯言三十二亦以十二為東西夾各六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可
 堂上豆數其餘十二亦以十二為東西夾各六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可
 知云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六諸侯十有六諸侯十有六諸侯十有六諸侯十有
 堂上之數與此同者鄭自明上所釋堂上東西夾豆數並據禮器及聘禮參定之意鄭禮器注云
 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大夫禮曰宰夫自某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
 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若女聘禮致饗饋於上大夫堂上八豆亦與禮器文合則上大夫致饗饋堂上豆數與食禮同明
 亦如此案禮器記天子以下豆數公羊桓四年何注說同鄭據公食禮下大夫豆數六定為食禮
 又以此聘禮致饗饋於天子以下大夫堂上八豆亦與禮器文合則上大夫致饗饋堂上豆數與食禮同明
 諸公諸侯等致饗饋與食禮同可知彼二經與此足互相推定也云饋饗器也者說文金部云饋
 器也案享人有大美饋羹凡羹和菜者盛於饋大羹不和菜則饋於登故公食大夫禮注云饋菜

和羹之器此注通言不別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銅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上以鐵為
 之大夫已上以銅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案聶引舊圖說毛詩召南釋文引鄭說同
 聶又引釋云受一升口徑六寸足高二寸以合之非也案黃說是也銅形制容實當與豆相近聶圖列說近
 誤以銅為鼎改云三足高二寸以合之非也案黃說是也銅形制容實當與豆相近聶圖列說近
 是舊圖說兩耳三足所容又太多皆陪鼎制非銅制詩釋文引鄭說蓋亦據禮圖說鄭三禮注無
 是義也云公饋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者賈疏云侯伯若二十八為比公四十二校十八又以二
 若七若五若三若一或為二或為三或為四或為五或為六或為七或為八或為九或為十或為十一或為十二
 差也云二校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者賈疏云侯伯若二十八為比公四十二校十八又以二
 十四比子男十八而為二十四亦非其類故云亦非也王引之云書或為二十四者此周禮原文也蓋侯
 伯之謂三八而為二十四亦非其類故云亦非也王引之云書或為二十四者此周禮原文也蓋侯
 之誤也減八謂則為十六子男之謂五八之數也今本子男謂十有八八乃六之誤試以上下文例
 之上有二豆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七豆八豆九豆十豆十一豆十二豆十三豆十四豆十五豆十六豆十七豆十八豆十九
 十有四也上公二十有五二壺三壺四壺五壺六壺七壺八壺九壺十壺十一壺十二壺十三壺十四壺十五壺十六壺十七壺十八壺
 有也二九而為十八故子男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二四而為八故侯伯二十有四也三二而為六故子
 男也二九而為十八故子男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二四而為八故侯伯二十有四也三二而為六故子
 八三八而為二十四故侯伯二十有四也二八而為十六故子男十二而為六故侯伯二十有四也三二而為六故子
 十八則既多於四九之合數又少於六七之合數將何以降殺之本乎此當據或本以正經文
 之誤鄭君未審耳案王說差數情密足正經注之誤云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為無施者
 對石經又為無施作又無房施賈疏云為三十亦非衰法以其無所倚就故云無所倚就也案鄭意
 公謂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是為降殺以六為衰雖是但經文作公謂四十有無所倚就亦
 零數若改作三十則無奇零與經文字數不合故云於言為無施言即指經句賈謂無所倚就亦
 此意也云禮之大數謂少於豆者賈疏云案侯伯豆三十二謂二十八子男豆二十四謂十八是
 此少豆多公食大夫豆六謂四是其謂少於豆也云推其衰公謂四十二子男為三十八蓋近之矣

者王引之云鄭言三十八蓋近之者意欲降殺以十使公三十八侯伯米二十八子男十八也
降殺以十者必始於十之積數如下文上公米四十車禾五十車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
米二十車禾三十車是也若三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少於豆者皆八所計之
上公豆四十車禾三十車是也若三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少於豆者皆八所計之
較若畫一也若云上公餽三十八則少於豆者二侯伯餽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餽十八則
少於豆者六反致多寡參差矣案王說亦是也云則公餽二十八則少於豆者二侯伯餽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餽十八則
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四夾東夾各四者賈疏云知如此差者亦約聘禮致餽兼以東
準量而言案依王氏所定則公餽三十二當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八侯伯餽二十四當堂上十二東
西夾各六子男十六當堂上八東西夾各四者賈疏云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者鄭以聘禮堂上八豆
亦八東西夾各六亦同以此推之其分設堂夾之數亦當與豆同其公四十壺亦堂上十六東西夾
男壺豆總數亦同以此推之其分設堂夾之數亦當與豆同其公四十壺亦堂上十六東西夾
各十二侯伯三十二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也云
鼎牲器也者說文鼎部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案凡牲享於饋升於鼎載於俎詳內饗
疏云簋黍稷器也者說文竹部云簋黍稷方器也凌廷堪云聘禮歸饗餼堂上八簋黍稷其南稷
西夾六簋黍稷其東稷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饌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
之簋也大夫士饗黍稷之器謂之敦案凌說是也鄭舍人注云圓曰簋與許說異詳舍人疏云鼎
十有二者任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者陪釋文作倍對石經及明注疏本同案陪
倍古通用于亦當作於聘禮云任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者陪釋文作倍對石經及明注疏本同案陪
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無臘膳蓋陪牛羊豕並約彼為說此五等同用大牢
故鼎皆十有二與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同皆通正鼎陪言之左昭五年傳云饋有陪鼎亦
謂此也陪鼎聘禮又謂之羞鼎互詳膳夫疏云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以聘禮致餽
餼於上大夫堂上八簋約此經諸侯十二按聘禮致餽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按二十簋彼臣各
二也賈疏云此五等諸侯同簋十二按聘禮致餽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按二十簋彼臣各

此禮致餽無東夾之饌尚多於此君禮於義頗難通所未詳也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
臣禮致餽無東夾之饌尚多於此君禮於義頗難通所未詳也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
主也者對簋豆羹等皆析言之也賈疏云黍稷與眾饌十有八二牲字也以牲即牢於義無取
也云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者謂上公牲三十有六子男牲十有八二牲字也以牲即牢於義無取
故依聘禮易為腥腥聲類同段玉裁云說文腥為豕腥而交睫腥之正字與鄭禮注異見內
於鼎故曰腥鼎云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者明經三言腥其二並誤為牲惟侯伯文
不誤也云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階前者於舊本亦誤為牲依石
經正賈疏云此皆約聘禮設於階前者在西鼎九差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饗饋云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於階前者在西鼎二列此云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饗饋云
云公腥鼎三致饗饋四牢也侯伯腥鼎二七此諸侯禮腥鼎亦九與任鼎同列數又多是其盛也
謂堂上及東西夾皆陳列也者陳列之設於門外者以上所說略已略備是矣亦有車米芻薪者
此則門外所設聘禮云門外米芻薪是也云公餽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
伯四牢米芻薪是也云門外米芻薪是也云公餽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
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之禮皆視死半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鄭注則此上公五牢生二死三故
十車也云芻薪倍其禾者聘禮致餽亦云芻薪倍禾與此經同若然上公芻薪六十車侯伯子
男並四十車也米芻薪倍其禾者聘禮致餽亦云芻薪倍禾與此經同若然上公芻薪六十車侯伯子
十車者彼大夫禮豐小禘大夫餼二牢故米芻薪倍之也賈疏云若然按聘禮米芻薪二
皆二十車通賤五等聘禮上公之臣當亦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子男之臣當亦米十車禾二十車
同聘禮專為侯伯之禮上公之臣當亦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子男之臣當亦米十車禾二十車

之筭四把耳米之筭則五斗是字同數則異也王念孫云據周官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秉與量名之秉其事既異其數亦殊量名之秉為十六斛比於斗斛為最多之數禾束之秉為一

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案說文酉部云酌盛酒行也酌燕皆
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據彼二注則天子待來朝諸侯不親燕尚
無致燕幣此五等諸侯相朝燕有幣幣禮諸侯使卿自相聘禮殺燕無幣可知此注及司儀注並不云
此疏又謂不言致燕者燕禮饗不親酌蓋不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親禮疏亦謂此經通饗食燕是也
賓是也者謂來朝諸侯之臣從其君有職事者而不言行人主禮者賈疏云主賓客之官通掌其事云
宰主具史主書者聘禮云宰命司馬成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云
夫官具注云宰夫宰之屬也此宰在行人則非司徒卿蓋指宰夫以下言之賈疏云此云史止
謂大史之屬官以其有專等故知也按聘禮云史讀君而執書者當是大史聘禮從卿而行者乃其
夫云宰夫具饗于房是掌具也黃以周云掌客史從君而行者當是大史聘禮從卿而行者乃其
屬疏非云皆有饗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者眾臣皆別致饗饗餼明推尊禮其君之意以及其
臣聘禮記云士無饗注云謂歸餼也是聘臣士介唯君有餼之生半無饗此朝君卿大夫士介皆有
饗亦禮之隆殺也云以其窮等為之半禮之數陳又詩小雅大東箋云凡饋饗與經文不合浦鐘以為
誤到今致樽弓孔疏聘禮賈疏引經並作數陳又詩小雅大東箋云凡饋饗與經文不合浦鐘以為
不誤但數陳它職未見而陳數則見宰夫經本數陳又詩小雅大東箋云凡饋饗與經文不合浦鐘以為
饋五半大夫也則食大夫半饗三半士也則食少半饗大半也者賈疏云已下皆約聘禮賓之
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歸饗饋降殺而言也案鄭賈意經言以爵等為陳數明依卿大夫士為
三等之差介任一國大小亦不依命故左傳昭五年任一年孔疏引劉說同三介三半任一介一
腥一等之差不分國大小亦不依命故左傳昭五年任一年孔疏引劉說同三介三半任一介一

半釐一半士介四人皆大半彼侯伯之卿三命而五半此即半禮不依命數之豐故據彼釋此片
然鄭賈意此任腥釐之數亦當如彼也云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者謂子男之卿釐五半與其君
等也賈疏云小禮謂釐則去君遠矣并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釐與君等是豐大
禮也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者賈疏云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
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命略於臣用爵而已者賈疏云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
命數五等為之則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者賈疏云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
君不依爵而用命即諸侯爵五等命惟三等大人掌客皆依命是也方苞云注非也曰以其爵
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爵之相當者為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為卿大夫士之
不依命數然五等國大小不同不妄同禮竊謂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
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即此經爵等之義疑公之卿當煇三半釐七半大夫當煇二半釐五半
士當煇大半釐三半侯伯之卿大夫士如聘禮資介之數子男之卿當煇如聘禮之上介煇大半
則子男之卿無與君同禮之嫌似於禮為合左昭二十一年傳說魯待齊鮑國禮以七年蓋鮑國
為侯國之卿依聘禮當五半魯人加一等故以公之卿七半之禮待之而杜注云半禮各如其命
鄭孔疏推之謂鮑國當三半則與聘禮不合不足據也又案此經不言附庸之君半禮之數左傳
僖二十八年疏云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釐亦五半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禾案依孔
說則與子男同亦未知是否賈聘禮疏據此注諸臣用爵之義推聘臣饗食之數謂公侯伯子男
大聘使卿主君同一食再饗而此經子男相朝一食一饗則臣有踰君之嫌賈強為之說終不可
通亦足見此注之不容泥矣云夫人致禮助君饗賓也者謂主國夫人也夫與君同體君既以
禮饗賓夫人亦致禮以助之君於賓有教積致饗饋夫人唯一致禮略致饗饋而禮大殺
皆降於君也云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者于亦並當作於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醴黍酒皆兩壺是也云
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者即據聘禮夫人歸禮而言鄭彼注云使下大夫下君也此云皆

女賓之賓客亦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云於子男云
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者賈疏云公侯伯夫人
致禮則曰八壺八豆八簋與膳大牢致饗大牢三者各別於子男夫人則云膳視致饗鄭云饗有
壺酒則致膳無酒矣故云饗有酒若然子男夫人於諸侯惟有二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夫直有
籩豆壺又致膳無酒是其差也詒讓案膳視致饗謂子男則夫不致饗惟致膳禮特盛有壺酒與
饗同其公侯伯既別有致饗則其膳無壺酒不同致饗也但酒正云其酒之致飲于賓客之禮
醴料彼即致饗之禮注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是后致饗有飲無酒此注謂夫人致饗有
酒與彼不同殆后夫人禮有隆殺與云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饗賓也
者于亦當作於謂主國之卿皆以禮見也既見之後又致膳賈疏云言亦者亦夫人也云卿見
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饋賓之類與者謂見與勞賓資不相類膳與饋賓相類也賈疏述注見上
既字疑今本誤稅疏云按聘禮資即館卿大夫勞賓資不見大夫奠應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
之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鶴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又云大夫饋賓
大牢米八筐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饋聘客有勞饋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勞賓饋賓之
類與案鄭以見膳禮經無文約與勞饋相似然其隆殺究不基相合賈聘禮疏謂此經卿見朝君
公膳大牢侯伯子男庶特牛又無筐米聘禮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為君臣禮各自為差
降不得以彼難此蓋亦以意強為之說於理仍難通所未詳也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
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者賈疏云上公侯伯
直云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即云親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若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
從上文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即云親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若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
鄭說不異故并引之云故春秋傳曰饋牽竭矣者僖三十二年左傳文宰夫先鄭注義同牲可牽行即
牲可牽行之義云種讀為種麻苔之耗者孔廣森云說文曰五稷為種三稷為耗苔小豆也麻
苔皆禾屬故以種讀計之此未見所出然與急就相類似古小學文也案孔說是也段玉裁亦謂

當是者類篇若凡將篇中語但鄭云讀為秬秠之秬為變易之詞則不以二秬為秬之本義蓋與許義不同麻荅穀名此牽連引之於義無取賈疏謂荅是鋪名刈麻者故把其為一鋪未得其義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也言其特來聘問所以禮賓是亦禮介

疏注云言其特來聘問者賈疏云前文云凡介行人宰史是從君之法今言此者見不從君而為眾介小聘曰問大夫為賓介皆士也故歷言卿大夫士是也云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

來待之亦與從君為介禮同賈疏云則前注尊卿已下是也云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

者鄭意此經謂待聘之卿大夫士如朝覲之介則聘禮釋以尊等為牢禮陳數之意賈疏謂禮介亦可

知明聘禮與此職文足互相證蓋欲申前注約聘禮釋以尊等為牢禮陳數之意賈疏謂禮介亦可

指聘禮上介眾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皆

介言未得其情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皆

荒無年也禍裁新有兵寇水火也凶疏凡禮賓客國新殺禮者以下並待賓客之變禮原人注云

要殺禮者謂遭大札及君喪亦殺禮也聘禮遭君喪云在野在外殺禮者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

世子之喪如遭君喪注云喪殺禮為之不備是也云在野在外殺禮者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

在外則巡守般國及大師出在畿外以其行道偶遇賓客故不備禮也云國新殺禮也者賈疏云謂

也者此皆非常忽遠異於平時取其省用愛費故不得如常禮也云國新殺禮也者賈疏云謂

若刑新國用經典鄭云新辟地立君之國也亦以公劉遷幽為新國足補此注之義云凶荒無年也者

公劉執豕于牢毛傳云新辟地立君之國也亦以公劉遷幽為新國足補此注之義云凶荒無年也者

說文禾部云季穀也無年見均人謂凶荒穀不熟也凶荒殺禮即大司徒十二荒政皆禮之一

端周書解部云季穀也無年見均人謂凶荒穀不熟也凶荒殺禮即大司徒十二荒政皆禮之一

凶荒殺禮而資非公卿不資資不過具孺子七患篇云凶荒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並

以大宗伯凶禮有禴圍敗恤寇亂皆國被兵寇亦宜殺禮此上下經無其文故知禴禘所該者廣

得象也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矣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疏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者左哀十五

杜注云朝聘道死以尸行事是也賈疏云若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禭從死者除棺之

外主人皆借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注云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者主人謂朝聘所至

館權殯還日以極行知者時資死以極造朝是也云要用者饋奠之物者謂常禮當致饗饋今改

有喪唯芻稍之受

文賓客身死此文據為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亦通告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

也案此賓客當朝聘賈唯云聘未暇有喪亦通告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

君喪則不當反以吉凶禮不相干也問私喪則或容受代故公羊宣八年傳云大夫以君命出聞喪

徐行而不當反何注云問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是也注云

不受饗食饗食加也者賈疏云二者並速資於廟飲食之事故自為而不受之聘禮亦云聘君若

莫于後入竟則遂受禮不受饗食注云受饗饋也詒讓案聘禮有私要亦云不饗食是凡速賓饗

食固不當受但受饗食是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而言蓋不敢當禮故不受也云要謂父母死也者

賈疏云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為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

不立已受位於祖亦云有父也案此亦兼朝聘賓客而言因通朝資故不得云君賈謂止據疾

賓誤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與常也切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案此客亦兼卿大夫士特來聘問者而言即聘禮君薨于後者是也賈專以朝介以下為釋未咳云易給牛馬者當亦兼有禾也聘禮注云禾以秣馬云納人粟也者謂人所食米穀之屬聘禮說君薨于後之禮亦云唯稍受之又記云既致饗旬而稍注云稍稟食也義並同致稍亦有酒漿故漿人云其賓客之稍禮蓋飲食通得為稟也稍亦詳言正疏云其正禮饗饗主人致之則受者據聘禮君薨于後既受稍又云受禮補此經之義明芻稍之外仍得受殯饗饗以其並主國待賓飲食之正禮不容辭也 遭主國

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致之也 疏 遭主國之喪者謂朝聘既入

是也據聘禮說遭夫人世子之喪亦唯饗饗之受與遭君喪同云不受饗食者亦通速及致皆不

受也 注云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者賈疏云亦上文公與子男牲三十有六當為腥是也云有

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饗饗食實惟饗饗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饗食雖主人歸賓實不受

其加若饗主人致之亦 應受以其正受腥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等九儀 疏 注云等九儀之差數者據大行人小行人並有

辨位以等邦國故九儀差數之書謂之等籍亦謂之禮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

名位尊卑之書是也賈疏云九儀之差數即大行人命者五等者四以九以七以五為差數是也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 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

乃出 疏 若將有國賓客至者賈疏云謂五等諸侯及其臣來朝聘至謂入畿內至廬宿市當共

迎賓 待之云則戒官脩委積者遺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委人云以稍稟待賓客是自

界也 疏 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者豐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故知戒官者謂牛人已

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者豐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故知戒官者謂牛人已

下也舍人掌給米稟委人掌芻薪之委布於道遺人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

脩道委積注亦云市有遺人是其證也案據疏說則賈所見本此注疑并舉遣人大司徒大賓客令野

官職也聘禮賓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並稱訝士為士與此掌訝為

云既成乃出迎賓於疆恐猝至事有所闕也 及宿則令聚櫟 盧氏 疏 及宿則令聚櫟者此與環

野人注同 及委則致積 致于賓 疏 此謂當致委積之處則依法致之委積文互通也 注云以

環人注同 及委則致積 致于賓 疏 此謂當致委積之處則依法致之委積文互通也 注云以

王命致于賓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雖依常也 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禮而致不必請命於王以禮統於尊故亦稱王命也 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次如于官通其外更衣處 疏 云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者賈疏

待事于官通其外更衣處 疏 云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者賈疏

門外待事于官通其外更衣處 疏 云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者賈疏

諸侯之待事於客者使大夫士之訝為之此經所謂待事于客者乃掌訝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

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也 注云次如官府門

外更衣處者掌次云凡祭祀張尸次先鄭注云尸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幕為之是也云待事于

有更衣處故舉以為況大射儀司射適次注亦云尸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幕為之是也云待事于

客通其所求者于亦當作於謂客有與之 求 及將幣為前驅 道之以 疏 謂至行朝聘之日

索之事則為通之於所職之官使其而與之 求 及將幣為前驅 道之以 疏 謂至行朝聘之日

注云道之以如朝者自客館以至於朝也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鄭司農云詔其位

內小臣疏如朝者自客館以至於朝也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鄭司農云詔其位

館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疏外陳摺介之處外朝在大門

外金為云諸侯大門之外有空地西旁可為賓客次舍禮賓至于朝入于次是也天子大門外

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觀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西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也是也此大門外

也以後凡請事拜禮亦並於此大門外朝彼侯國禮為庫門外此王朝禮則當為皋門外其內直

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誤詳朝士疏凡朝觀及聘並於皋門外為次詳掌次疏注鄭司農云詔

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謂告賓門外立位云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

其故位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入復為掌訝詔客自復己之故位後鄭不從以入復為白王於義為

允也云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館也者其前驅至館則與先鄭意同云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

之前驅以王客館後鄭則謂無入迎之事其前驅至館則與先鄭意同云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

至也者破先鄭掌訝復位之義廣雅釋詁云賓客行朝聘詔出還館謂之退亦如前與之復義同詳宰

夫疏云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者賈疏云賓客行朝聘詔出還館謂之退亦如前與之復義同詳宰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賦理國疏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案治聽義同彼經云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又記云凡賓拜于朝訝聽之公食大夫禮云明日

賓朝服拜賜于朝訝聽之鄭蓋兼用彼諸文此治以令訝者即宰夫云待賓客之令謂朝聘聘賓客

之小治拜賜即其一端也其大治則大僕以達於王不以令訝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是也注

云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賦理國事也者治即復逆之事與小宰治詔之治義同凡諸辭陳訴請

求皆是鄭云正貢賦理國事者約舉一端以見義耳云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凡從者出則

者朝謂朝賓客以所欲治者告訝訝為如治朝以其事達於王辨理其可否也凡從者出則

使人道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者道唐石經作導今從

從者凡介以下也者賈疏云上掌客凡介行人皆史從賓客來者皆是從者也云人其屬胥徒也

者即掌訝所屬胥四人徒四十人是也云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者賈疏云使不得侵陵從者

也及歸送亦如之如之者送至於館如其與士逆賓於禮同故聘義賓歸亦云上送至於

竟是也經不云與士者蒙上文省注云如之者送至於館又為之謂聚禮待事之屬者亦如前

來時之禮送至于疆竟即疆也賈疏云來時訝為之道今歸又為之謂聚禮待事之屬者亦如前

亦如

之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疏注云此謂朝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者於各本誤于今據明錢氏鈔本監本

賈子館注云此訝是諸侯朝觀卿大夫士非掌訝中士所為也聘禮儀行聘之禮云厥明訝

訝也賈疏云此訝是諸侯朝觀卿大夫士非掌訝中士所為也聘禮儀行聘之禮云厥明訝

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訝之日亦使之訝者但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觀聘問

外宜相親也聘問之日亦使之訝者但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觀聘問

之日使卿大夫訝諸侯主聘問言故大夫士為訝賓館時即為之訝與此掌訝不凡訝者賓客至

同也詒讓案聘禮記主聘問言故大夫士為訝賓館時即為之訝與此掌訝不凡訝者賓客至

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疏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者此訝亦通指王使迎賓

客之訝往謂往至客館也觀禮賜舍後云天子使大夫成

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大夫者

卿為訝者也亦引此經為釋是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之好惡辟行之

節以爲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威皆也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

疏 掌以節與幣巡邦

旌節也與行夫環人及布憲所執略同云及其萬民之所聚者謂國都之外有大都邑亦巡行之也云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者宜布王之威德與擯人爲官驛也注云節以爲行信者地官敘官掌節注云節猶幣也行者所執之信云幣以見諸侯也者亦以禮動不虛雖王使巡行邦國其見諸侯亦自有幣幣玉帛之屬也云威皆也者大卜注同云辟讀如辟忌

之辟者辟忌見誦訓段玉裁云辟避古今字云使皆知王之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者明使邦國君民皆順王之好惡也緇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使和諸侯之好 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爲和合之疏 **疏** 有結其交好爲朝聘則此好謂使爲婚姻之好也

案和好亦謂非朝聘而特遣使通其和好若典瑞 **達萬民之說** 說所善也達者達也 **疏** 注云說

穀圭以和難之類皆是不必專指婚姻賈說未必然 **達萬民之說** 說所善也達者達也 **疏** 注云說

者爾雅釋詁云悅喜樂也國語周語韋注云說古悅字案此與擯人使萬民和說義同云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錢鈔本明監本毛本校正賈疏云掌交既巡民間見民

有喜說之事王與國君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 通事謂朝聘也 **疏** 注云通事謂朝聘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皆以禮相交通之事亦兼凡使命往來言之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

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 **疏** 以諭九稅之

事並家諭爲文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懲威之尙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

之所以發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案彼記曰本此經 **注** 云諭告曉也者說文言部

云諭告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九稅以下五者並當告邦國使曉其利害也云九稅所稅民九職

也者說文禾部云稅租也租田賦也賈疏云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既任之使之營種因即稅之三農生九穀稅九穀園圃毓草木稅草木九稅唯臣妾聚斂蔬材者無稅今掌交還以此九稅之法

書告曉使之任之稅之案鄭賈以九職爲地稅故以當此九稅實則此九稅當爲大宰之九賦司

詳大宰疏云九禮九儀之禮者賈疏云以其大行人小行人掌誦皆掌九儀之禮以其專據諸侯

疏賈疏云大司馬九法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故云維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此九伐別入下文九戎

禁者禁其不奉法也大行人時會以發天下之禁彼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此九伐別入下文九戎

故更以九法爲釋與彼義異云九戎九伐之戎者說文戈部云戎兵也大司馬九伐

皆用兵威武之事故謂之九戎之威大戴朝事篇說九伐之法亦云震威之是也

掌察 闕

掌貨賄 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 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 **疏** 掌都家之國治者謂國有事

國通謂之治下文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是也此官爲都家之臣奉其君長之命居於王國者故

疏 注云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者王子弟公卿之采地爲都大夫之采地爲家詳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者謂王每日視路門外之治朝聽受國之政事朝大夫亦在位故
得聽聞王國所施行之事記錄之而以文書告其君長也注云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
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然王國有大政治雖不施於都家者亦當告其君長注偏舉一端耳俞正燮
長亦依放而行之也然王國有大政治雖不施於都家者亦當告其君長注偏舉一端耳俞正燮
云朝大夫若漢郡國郎史國事故者謂郎報是也云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者賈疏云摠而
言之皆曰國君別而言之唯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摠稱長是以司裘國君其熊侯約
侯卿大夫共廉侯是其別稱也詒讓案君即大都之主長郎小都及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夫使以告其疏各以文書下其都家之朝大夫也注云使以告其都家之吏者賈疏云上文
據天子國事遣朝大夫告君長此經據天子政令告朝大夫之事詒讓案都家之吏即下文云有
司是也鄭以此不云告其君長故云告其吏然王國有政令施於都家亦當告其君長注文亦不
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夫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
也大事者非朝疏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
大夫所能平理疏本並誤聽謂王官斷其治之是非也賈疏云此經據都家有事上諸王府之
書請於國者則先達朝大夫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者謂都家之有司有小事以文
非由朝大夫而達者以防其詐偽及壅遏耳此官所主者傳達徵令之事似無平理之權鄭說恐
之吏自告其君長其君長專達於朝不因朝大夫也今案都家有大事則當令專使凡都家之
來至王國咨問辯論非徒以文書上達故不因此官亦非為其卑卑不能平理也

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

不及謂有

疏

謂王國所令徵發及計考之事也俞正燮云誅

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詔郡國郎史注云不及謂有稽殿之者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廣雅
釋詁去殿後也負也謂阻遏法令後期事不辨者也賈疏云都家治有不及稽殿誅朝大夫者以
其朝大夫專主都家在軍旅則誅其有司馬有司都司疏有不及者也注云有司者此亦謂徵令
其朝大夫不能催促故也

都則

闕

疏都則者案此非官名此條蓋西漢時經師所增當刪詳敘官疏

都士

闕

家士

闕

遲

周禮正義卷七十三

周禮正義卷七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冬官考工記第六

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

職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者侯不得用

馬六官之記可見者堯育重黎之後羲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夏書亦云乃召六卿商周

雖稍增改其職名疏考稽也釋名釋典云此西漢補闕時所置也鄭詩大雅文王有聲遠考

六官之數則同矣疏考稽也釋名釋典云此西漢補闕時所置也鄭詩大雅文王有聲遠考

其事論而紀職之故謂之考工記亦以別於前五篇為古經也此篇故與周官經別行以其取補

工依於法游於說鄭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斯記之作蓋於事功法說特詳而

工別為職實與五官文例略相類至旗章瑞玉之度明堂溝洫之制則尤禮經之核別也備遺事

典於義允矣玩元云第六唐石經作第十非鄭目錄云象冬大禮記千乘篇云司空司冬以

其屬六十使掌邦事以其次六官之末於四時當冬故云象冬大禮記千乘篇云司空司冬以

制度測地事是也云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

空者也者明冬官亦當有大司空卿一人為正小司空中大夫二人為貳如五官之例左定四年

傳說成王時尉季為司空又書顧命偽孔傳說毛公為司空即大司空卿也知掌邦事者大宰

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故鄭依為說但司空之訓眾說不同古文苑楊雄司

空箴云空臣司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司空主土古者穴居土爨土為室以居人也漢書百官公卿

表初學記職官部引應劭云空穴也司空主土古者穴居土爨土為室以居人也漢書百官公卿

師注冬官當有匠師下大夫四人為攷其下亦當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皆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以五官通例推之可知也云司空下無之字購下無求字疑陸
與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者釋文引司空下無之字購下無求字疑陸
氏所節又大數下釋文引有爾字置述作耳今並不據增司空篇亡篇在何時及此記補亡出於
何人鄭錄無文明堂位說官數云周三百注云周官三百六十此云三百者時冬官亡矣則似謂
亡於先秦以前而補以此記則在漢世釋文錄及隋經志並謂河間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
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據此是購經補記者河間獻王事然賈敘廢與
引馬融敘則云劉向子歆校理秘書著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尋繹馬意或以
二劉校上此經始顯因追敘補闕之事屬文先後偶爾不次未必周官初得六篇本自備具至向
歆校書時乃闕冬官而足之御覽學部引物理論謂魯恭王得周官闕冬官漢武購千金莫得以考
工記備其數禮器孔疏又謂文帝得周官不見冬官使博士考工記補之斯並不經之論不足
馮信玉應麟云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
科斗書考工記科斗書漢時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案王說是也漢書河間獻王以孝景前二
年立武帝元光五年薨故馬傳謂周官之出在武帝時若文帝時獻王尚未受封何云已得周官
且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是孝文時此經亦尙無博士故趙岐孟子題辭載
孝文所立博士有論語孝經孟子而無周官安得有博士作記補經之學足證其妄矣據鄭云記
錄出於前代則是成於晚周故賈疏云雖不知在何日要知在秦以前是以得遭秦滅典與籍
韋氏裘氏等闕也士冠禮疏亦云考工記六國時所錄江永云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
秦無盧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為東周時書其言
橋踰淮而北為枳鷓鴣不踰濟豬踰汝則死皆齊魯閒水而終古咸速棹菱之類鄭注皆以為齊
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案江說近是云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者此總論六
官經六篇亦兼補記數之云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者此總論六
官之義天官敘官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維
邑治天下明此六篇周天子秉以治天下之書也云六官之記可見者堯有重黎之後羲和及

昭王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頂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
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書堯典云乃命羲和實錄引鄭敘
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
天地之官其時官名蓋曰覆司是也天官覆也地官司徒也堯典又云分命羲和中命禹
和仲申命和叔賈敘引鄭注云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為之官掌四時者
六官之名見也後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云舜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注云春官秩宗也伯夷
掌之契為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夏伯司馬也棄掌之秩官士也魯陶掌之冬官司空
也垂掌之又云堯始得羲和命為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其
則以禹契等為之其官名同也又今文尙書說以羲仲等四人即是羲和與鄭不同故漢晉百官
亦公卿表食貨志論衡是應篇並如是惟書傳文孔疏引馬融說與鄭同蓋即鄭所本也云夏書
特命卿則三後同矣曲禮疏又引鄭大傳注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其工也通
典職官云夏后氏之制亦置六卿甘誓曰迺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雖承虞制亦同鄭義謂夏六
官與唐虞同也金縢云曲禮天子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注謂設謂是殷上五官略十
七年左傳少皞氏為名官祝鳩司徒鳩鳩司馬鳩鳩司空爽鳩司寇鸛鳩司事此少皞五官又黃
帝紀堯帝紀其工水紀大皞諸紀注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黃帝炎帝共工大皞皆五官也
又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孔疏謂在高陽之
禮是謂亦五官也稱意唐虞五官秩宗即宗伯為春官春為木行是秩宗木官司徒掌教禮
禮於行爲火是司徒火官士即司寇為金也司空在周為冬官冬為水也后稷教民稼
穡此官其工之官不尊故少皞五工正不列於五官唐虞時何得以其工列五官之內且經明言

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為司空非共工也古天官皆治天事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六官也案金謂唐虞羲和四子非周六官及其工非冬官是也鄭大傳注亦謂舜時冬官為司空但古自有六官管子五行篇載黃帝六相其名有當時原者土師必與周制符合耳至甘誓六卿者自據虞制大傳注及通典可證若然鄭志夏雖亦六卿而職名則與周異也云商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數則同矣者曲禮五官鄭以爲殷時制孔疏引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焦述鄭意蓋謂兼上六大內大宰為六卿金鶚云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並列其說不可通矣始讓案曲禮所載六大五官六府六工鄭謂股制本非定論焦氏強圓其說遂多牽合然春秋宋用股制左傳紀其官以左師右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為六卿是殷實有六官焦答雖不可謂而鄭目錄固不誤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

共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者總述百工之事以發三十一之端也六職自天子以下至於庶民職事有此六等與小宰六職義舉而與大宰九職其四略同但增王公士大夫而省國圖處術教政臣妾閭民爲異此通咳尊卑彼專據任民義各有所取也賈疏云即下云或坐而給道至若絲麻以成之是也性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者賈疏云鄭據本而言案小宰職云六日冬官其屬六十舉邦事此百工即其屬六十言百者舉大數耳但爲其篇亡故六十之官不見記人以此三十工代之也給讓案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注云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又孟冬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功師功師職所屬之工皆是也此經三十一工並即在官之工故有明堂城郭溝洫瑞玉器諸制而梓人又著梓師監視之法是其若不至此篇本爲紀職工事之專書不爲補冬官而作換時因其與事職相應取以補闕耳賈謂記人以三十一工代六十官失之云於天地四

馬禮 鄭氏注

時之職亦處其一也者賈疏云記人本意以國有六職據此下文或坐而論道已下百工與居其一鄭以此爲本又以天地四時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之等官主百工亦居其一分案賈說是也鄭言於天地四時之職者明小宰六職非此王公士大夫等之六職也百工處此六職之一司空則處小宰六職之一職異而皆以六爲目故云亦處其一言亦者明其事異而可取以相況也云司空掌管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此並據三十工所掌事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器械監百工即本鄭義賈疏屬下讀非也王制云司空決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御覽職官部引環濟要略云冬官司空掌上各書所述司空職掌亦與鄭略同云唐虞已上曰共工者已釋文作以元云作已非凡注作以案阮校是也書堯典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嚳若子工兪曰垂才帝曰兪咨按大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嚳若子工兪曰垂才帝曰兪咨垂汝共工是唐虞已上曰共工者也若然唐虞以上皆曰共工堯時暫爲司空是以尙書舜典二十八載後者四岳欲置百揆兪曰伯禹作司空注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論讓案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顛頊爭爲帝高注云其工官名伯於慮職神農之閒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顛頊黃帝之孫爭位是堯以前即有共工之官賈疏敘亦引鄭書注云禹登百揆始也史記集解引馬融書注與處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處據此是鄭意謂改共工爲司空自堯始也史記集解引馬融書注說垂爲共工云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亦以其工爲即司空鄭大傳注說亦同案堯典云納于百揆首揆時彼馬鄭諸儒多以爲官名書僞古文爾官同與史記所載古文說釋百揆爲百官者異閣若據禮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禮百揆非官名其說致場若然舜之命禹蓋作司空而總百揆非堯登百揆遂捨司空之職也垂益與禹同命亦不得謂堯先改共工爲司空舜後分司空爲共工與虞夏並有司空書注說殊未協金鶚謂共工當爲湯司空是殷制爲后稷之佐以理推驗金說近是若然唐虞夏並有司空書注說殊未協金鶚謂共工當爲湯司空是殷制

亦然周官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

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操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

此五材金玉或坐而論道或飭力以長地財者賈疏云此六者即上文之六職也

之飭亦為勸則賈意飭力與上飭五材義同尋釋此文飭材飭力二者義似小異

其勤勞二義亦得相通也五詳大宰疏呂氏春秋慎人篇高注云地財五穀亦即此長地財之義

也言人之事審曲面執是也言人之業通四方珍異以資之飭力以長地財治絲麻以成之三者

是也云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者說文言部云論議也廣雅釋詁云謀慮議也

義同云作起也者皆注同云辨猶具也者特牲饋食禮注云具猶辨也案說文刀部云辨判也

變為辨辨本訓判引申為辨具之義俗辨具字別从力作辦非云資取也操也者說文貝部云資

貨也引申之為取亦為操廣雅釋詁云資操也又釋詁云操資字亦通謂商賈取四方

珍異之物廣操居積之轉售以求利周書大聚篇云商賈貴而來賈物益賤賤資貴物出賤物以通

其器是其義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者形勢字古通用

說文乳部云執種也無勢字弓人經注亦對作執爾雅釋詁云察審也弓人凡析榦射遠者用執

執平列為三事皆當審察之又以治之訓飭材治與致堅義亦相成也弓人凡析榦射遠者用執

先鄭注亦云執謂形執假令木性自由曲則當反其曲以為弓故曰審曲面執與此注同文選張衡

東京賦審曲面勢薛綜注云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中論譚交篇云審曲面執與此注同文選張衡

以別民器謂之百工亦並同先鄭說鄭謂云審曲面執者審其曲也面執者面其執也材有曲直直書

不待審而可知審其曲者然後見其理之所在執有向背背者不可向以為用面其執然後順其

體之所向陳汪云面字非物之面乃人向道之面也漢人以正玉面召誥云面稽天若皆向之謂

也案鄭陳二說與先鄭異亦通初學記器物部引後梁甄玄車賦有亦面勢而審曲之語以謂

或本賈馬于諸家義與云及陰陽之面背是也者謂面兼合面背之義亦當審之也賈疏云謂者

下云斬殺之道必矩其陰陽是記其陰陽之面背也引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者左襄二

百工飭材而有水火於義未允故後鄭不從云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為資讀如冬資緝之

復說其音讀也徐養原云外府等職資通用司尊彝齊通用作此經齊資通用並同音相借也

夫種曰臣謂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絨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詒讀案草注云資取也

與杜鄭義同云立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者後鄭據後經有攻木攻金攻皮之工又有刮摩即玉

工搏墟即土工明此五材與左傳異也江永云五材後鄭謂金木皮玉土為長水木可制器不可

為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土金石木獸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案江

說也是也大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亦即五材文有詳略先鄭以八材為珠象玉石木

金革羽後鄭此注以五材為金木皮玉土蓋玉可關珠革可關象羽土可關石也

謂之王公諸侯疏引馬融要服注云王公諸侯也賈疏云公君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知是諸

侯也若然尚書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鄭不言者三公有成文不言可知故夏傳云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其義也阮元云注以天子釋王諸侯釋公也案阮元說是也北堂書

鈔職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

論道謂之王公地官彼官鄉老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績漢書

禮儀志劉注引月令盧植注云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是並也公即三公此注不云者
 三公雖為公然此云公者亦兼孤卿言之天子公孤六卿多以德內外諸侯為之故釋公為諸侯
 也賈疏所引書周官乃偽古文鄭不援證不足為疑今本書鈔引異義古周禮說因說三公與王同職故引此經為證
 賈疏引鄭尚書大傳夏傳注三公又誤作王公案古周禮說因說三公與王同職故引此經為證
 則當作王公無疑賈引書傳三公作王公案古周禮說因說三公與王同職故引此經為證
 公則又涉正文而誤今並據文義致正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居親受其職
 疏云此即設官分職也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
 治職教職之等是也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
 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者此即大宰九職之五曰百工飭化八材也注云五材各有工者下
 輪輿轉弓廬匣車梓柳矢木工也築治梟象段桃金工也函鮑鞞韋裘皮工也玉雕器玉工也陶
 斲土工也惟畫續鐘篴篪四工在五材之外云言百眾言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
 之也者此經五材之工止三十明百工者舉成數眾言之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
 商旅販賣之客也易疏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者珍異謂貨賄此即大宰九職之六
 曰至日商旅不行也疏曰商賈阜通貨賄也賈人注云珍異四時食物與此異注云商旅販
 賣之客也者賈疏云按大宰九職注行日商旅不行者復象辭文引以證商旅之義易釋文引鄭彼
 云商旅故云販賣之客也引易曰至日商旅不行者復象辭文引以證商旅之義易釋文引鄭彼
 注云賈貨而行曰商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旅客也與此注同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注云三農受夫田也者三農詳大宰疏賈疏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云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是三農受夫田也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謂之婦功者此即大宰九職之七曰嬪婦化治絲枲也天官敘官典婦功九嬪教九御亦以婦功
 注並釋婦功為絲枲枲即麻也注云布帛婦官之事者賈疏云鄭云婦官據典婦功為婦官此
 治絲麻者婦官所粵無罽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
 統攝故言婦官也粵無罽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
 此四國者不置是工也罽田器詩曰罽

如國君舍后之舍由鐘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
 人函人唯恐傷人唐讀為繼謂矛戟柄竹橫秘或曰摩錫之器胡令句奴疏
 杜氏春秋釋例土地名云越會稽山陰縣案今屬浙江紹興府云燕無函者土地名云燕燕國
 縣也案燕都在今順天府大興縣云秦無廬者釋文云廬本或作蘆阮元云廬乃廬之誤案詳後
 土地名云秦國都扶風雍縣也案秦都在今陝西秦州清水縣注云此四國不置是工也者謂
 粵無罽等皆為不專置是工也江永云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說謂不置是工亦非
 罽謂人皆能作也注泥案江說是也賈疏謂無罽官用器云罽亦罽田器也罽迫也迫地去草
 罽器田器錢鍾之屬說文金部云罽一曰田器罽名釋用器云罽亦罽田器也罽迫也迫地去草
 也罽與罽同引詩云特乃錢罽又曰其罽斯罽者周頌良相臣工二篇文引之者罽罽為罽器詩
 毛詩作罽傳云罽具錢罽罽也案待序字通罽毛詩作趙傳云趙罽也鄭蓋本三家詩故與毛
 異鄭司農云罽讀如國君舍后之舍者說文已部云函也者廣雅釋詁同得名借為甲名亦取舍
 為義故擬其音也國君舍后之舍者說文已部云函也者廣雅釋詁同得名借為甲名亦取舍
 堅重之名也名甲為鐘漢時語詳司甲疏引孟子者公孫丑篇文趙注與先鄭同此引以證甲之
 名函也云盧讀為鐘者賈疏云鐘讀之鐘取細長之義也段玉裁云說文竹部盧積竹矛戟於也
 从竹盧聲引春秋國語佚備扶盧此注盧當作盧若依盧字則當云說文竹部盧積竹矛戟於也
 木或作盧此正用注說易正文也案段說是也說文糸部盧字則當云說文竹部盧積竹矛戟於也
 失之云謂矛戟柄也秘橫也段玉裁云積聚也竹橫者積竹也合細竹棍為之昌邑王傳所謂積
 文木部謂竹杖也秘橫也段玉裁云積聚也竹橫者積竹也合細竹棍為之昌邑王傳所謂積
 竹杖案說文一說非謂矛戟柄也丁晏云方言云希縹摩也燕齊縹縹謂之希即鄭所云縹縹也
 同音為訓別一說非謂矛戟柄也丁晏云方言云希縹摩也燕齊縹縹謂之希即鄭所云縹縹也
 玉篇金部縹錯也銘同上集韻九御縹縹而平即縹縹也說文縹縹也或從呂从縹縹氏先鄭注云縹縹也
 其勿大雅抑縹云玉之缺者可縹縹而平即縹縹也說文縹縹也或從呂从縹縹氏先鄭注云縹縹也
 縹縹近故或以縹縹之義或說非也賈疏謂縹縹須縹縹令縹或解得為一義亦非云胡今句
 器自為縹縹亦無取縹縹之義或說非也賈疏謂縹縹須縹縹令縹或解得為一義亦非云胡今句

奴者即今內外蒙古諸部落是也御覽四夷部引風俗通云胡者山戎之別種胡者互也言其破
髮左衽言語費幣事殊互也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服虔云堯時曰華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故鄭
云今匈奴然山海經海內南經周書王會篇及伊 粵之無縛也非無縛也夫人而能為縛
尹獻令奴有匈奴則匈奴之名不自秦漢始矣

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
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治之樂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樂多細木善作疏須注云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
矜穉何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疏注云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

以此夫亦為丈夫然其義迂曲不可從釋文引沈重音扶此六朝經師之異讀其義較鄭為長王
引之云夫人猶眾人也鄭以夫為丈夫失之孝經疏引鄭曰夫猶凡也淮南子木經篇高注曰

夫人眾人也襄八年左傳曰夫人愁痛國語周語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杜章注曰夫人猶人
也案王說是也此亦極言能作者多耳非謂其人皆能作穀梁成元年傳云夫甲非人之所能

為也與此記義不相妨也云粵地塗泥多草澤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者釋文引劉昌
宗云與穉字之異者案詳蛤氏疏書禹貢揚州云厥土惟塗泥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越地屬揚

州故鄭云然云燕近強胡習作甲冑者史記匈奴傳云燕北有東胡山皮漢書地理志云燕上谷
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蓋以戰為常故習作甲冑也云秦多細木善作矜穉者方音云燕上谷

柄自關而西謂之穉穉其柄謂之矜說文矜竹部云矜矜也引申之為凡長兵柄之通稱故廣雅
釋器云矜穉柄也漢書地理志云秦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云

秦多細木善作矜穉也云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其長兵則弓矢並鄭所據也
俗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因射獵禽獸為生業其長兵則弓矢並鄭所據也

知者創物 謂始創端造器物 疏 知者創物者釋文云創依字作册案說文井部云册造器物者
若世本作者是也 疏 義也讀若創經典皆借創為之 注云謂始創端造器物者

守之世謂之工 以父子世教 疏 子巧者述之者說文走部云述循也謂循故法而增修之注云父
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工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和語以非
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荀子儒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事無非聖
效篇云工匠之子莫不繼事即世守之事也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事無非聖

非聖人所為也者樂記云作者之謂聖人即其義也燦金以為刀 燦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
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即其義也燦金以為刀 燦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

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鄭堅也故書舟作周 疏 燦金以為刀者釋文云燦義當
引崔譔云燦消也說文金部云鏐銷金也漢書藏文志云燦金以為刃顏往云燦與鏐同謂銷也此

謂攻金之事廣韻十二庚引世本云鏐尤以金作兵器云燦土以為器者謂陶器之事一切經音
義引世本云燦始陶云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者謂攻木之事山海經海內經注云燦堅也者

疑正字本作冰說文火部云冰水堅也重文凝俗冰从疑云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為舟者
段玉裁云此古文同音假借字惠棟云詩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詩以舟為周考工以周

為舟義並通案段說也舟周聲類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
為良 時寒溫也氣剛 疏 材有美者前經五篇凡美字並用古字作嫩轉人經同惟此及弓人作

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是依寒溫而作云氣剛柔也者易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與 材美
剛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因地之性杜注亦謂高下剛柔之性是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

剛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因地之性杜注亦謂高下剛柔之性是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 材美

剛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因地之性杜注亦謂高下剛柔之性是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 材美

剛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因地之性杜注亦謂高下剛柔之性是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 材美

剛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因地之性杜注亦謂高下剛柔之性是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 材美

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不得地氣也得天時注云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言地橋踰

淮而北為枳鷓鴣不踰濟絡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鷓鴣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鷓鴣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

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貉或為貉謂善緣木之援也汶水在魯北果出江南枳木似蠶晏子春秋內篇下云晏子對楚王曰

嬰聞之橋生淮南則為橋生於淮北則為枳並與此經同列子湯問篇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

櫟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蓋傳聞之異淮青州川詳職方氏疏云鷓鴣

不踰濟者列子文同案濟當依職方氏作涉兗州川詳彼疏釋文應作鷓鴣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

本又作鷓鴣左傳同案公羊昭二十五年徐疏引此經亦作鷓鴣正字本作鷓鴣鷓鴣之俗鷓鴣則段借字

也詳後云貉踰汶則死者列子文亦同釋文云貉獸名依字作鷓鴣說文豸部云鷓鴣似狐善睡獸

經典多借貉為之注云鷓鴣鳥也者說文鳥部云鷓鴣也者左傳文鷓鴣宋余仁仲本附釋音本

兩毛角者云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鷓鴣來巢傳曰書所無也者左傳文鷓鴣宋余仁仲本附釋音本

宋注疏本並作與阮元云釋文本作鷓鴣賈疏本改作鷓鴣左氏傳作鷓鴣公羊傳作鷓鴣此經注皆

作鷓鴣字與左氏同阮元云釋文本作鷓鴣賈疏本改作鷓鴣左氏傳作鷓鴣公羊傳作鷓鴣此經注皆

鷓鴣矣鄭注所引者為左氏傳則鄭所據左氏春秋亦作鷓鴣賈疏本唐石經作鷓鴣為失其舊說文

鳥部云鷓鴣也古者鷓鴣不踰涉權鷓鴣一語之待蓋攷工記春秋皆有二本不同依說文別作

工記是也陳壽祺云左傳音權觀鄭注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權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

義並同可證其作鷓鴣音權觀鄭注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權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

陳說是也淮南子原道訓字亦作鷓鴣說文鳥部無鷓鴣字而有鷓鴣字別為一鳥鷓鴣之字經與古本

多作鷓鴣者蓋借鷓鴣為鷓鴣也鄭引左傳者證不踰濟故魯無此鳥左傳杜注云此鳥穴居不在魯界

故云來巢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者此隱駁春秋公穀說也公羊春秋有鷓鴣來巢

何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又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並以鷓

鴣為非中國之鳥玉燭寶典引禮稽命徵說同賈疏云按異義公羊以為鷓鴣夷狄之鳥穴居今

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

以為鷓鴣來巢書所無也彼注云周禮曰鷓鴣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巢故曰書所無也許君謹

案從二傳後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鷓鴣本濟

橋踰

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

鷓鴣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鷓鴣

淮而北為枳鷓鴣不踰濟絡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

謂善緣木之援也汶水在魯北

嬰聞之橋生淮南則為橋生於淮北則為枳並與此經同列子湯問篇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

櫟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蓋傳聞之異淮青州川詳職方氏疏云鷓鴣

不踰濟者列子文同案濟當依職方氏作涉兗州川詳彼疏釋文應作鷓鴣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

本又作鷓鴣左傳同案公羊昭二十五年徐疏引此經亦作鷓鴣正字本作鷓鴣鷓鴣之俗鷓鴣則段借字

也詳後云貉踰汶則死者列子文亦同釋文云貉獸名依字作鷓鴣說文豸部云鷓鴣似狐善睡獸

經典多借貉為之注云鷓鴣鳥也者說文鳥部云鷓鴣也者左傳文鷓鴣宋余仁仲本附釋音本

兩毛角者云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鷓鴣來巢傳曰書所無也者左傳文鷓鴣宋余仁仲本附釋音本

宋注疏本並作與阮元云釋文本作鷓鴣賈疏本改作鷓鴣左氏傳作鷓鴣公羊傳作鷓鴣此經注皆

作鷓鴣字與左氏同阮元云釋文本作鷓鴣賈疏本改作鷓鴣左氏傳作鷓鴣公羊傳作鷓鴣此經注皆

鷓鴣矣鄭注所引者為左氏傳則鄭所據左氏春秋亦作鷓鴣賈疏本唐石經作鷓鴣為失其舊說文

鳥部云鷓鴣也古者鷓鴣不踰涉權鷓鴣一語之待蓋攷工記春秋皆有二本不同依說文別作

工記是也陳壽祺云左傳音權觀鄭注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權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

義並同可證其作鷓鴣音權觀鄭注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權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

陳說是也淮南子原道訓字亦作鷓鴣說文鳥部無鷓鴣字而有鷓鴣字別為一鳥鷓鴣之字經與古本

多作鷓鴣者蓋借鷓鴣為鷓鴣也鄭引左傳者證不踰濟故魯無此鳥左傳杜注云此鳥穴居不在魯界

故云來巢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者此隱駁春秋公穀說也公羊春秋有鷓鴣來巢

何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又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並以鷓

鴣為非中國之鳥玉燭寶典引禮稽命徵說同賈疏云按異義公羊以為鷓鴣夷狄之鳥穴居今

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

應麟亦並從其說謹附著之以備一義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

也則不能使良也疏南有新鄭城案鄭都在今河南許州府新鄭縣說文刀部云刀兵也云宋

之斤者土地名云宋梁國睢陽縣也案宋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說文斤部云斤斫木也

釋名釋用器云斤謹也版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此斤之所以詳謹令平滅斧跡也云魯之削

者土地名云魯魯國魯縣案魯都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詳治氏疏云吳粵之劍者土地名

云吳吳郡吳縣案今屬江蘇蘇州府吳粵出金錫利以為劍故莊子刻意篇云干越之劍彼釋文

引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是也劍詳桃氏疏注云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者言

移其地之工及所產之材至他所作之則不能如其地所云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者言

遷乎其地而弗能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箭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荆荆州也幹柘

之幹胡胡胡之國在楚旁奇矢幹也禹貢荆州貢楛柘柏及籜籜柘故書箝箝為箝疏角荆

杜子春云胡胡胡為楚咸丘之焚害或為鄂胡胡地名也箝當為箝箝當為箝箝當為箝疏

夫造此弓傳以燕牛之角御覽兵部引其母遂注云燕角善爾雅釋地云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

筋角焉燕於職方氏九州屬幽州云胡胡之箝者箝石經作箝誤詳後云吳粵之金錫者即職

方氏揚州其利金錫吳粵於職方屬揚州也注云荆荆州也者職方氏云正南曰荆州是也云

幹柘也柘材之名弓弩之幹者說文木部云榦榦也榦榦也榦榦也榦榦也榦榦也榦榦也榦榦也

段借為弓材之名弓弩之幹者說文木部云榦榦也榦榦也榦榦也榦榦也榦榦也榦榦也榦榦也

在楚勁者左襄二八年傳胡子朝于晉杜注云胡子楚屬也釋例土地名云汝陰縣西北有胡

城案今安徽穎州府阜陽縣西北有故胡城即此又釋例附唐人盟會圖疏云胡在豫州郟城則

在今河南許州郟城縣與杜說異未知孰是左傳胡子國不云胡胡其說亦未聞云箝矢幹也箝

矢人注義同別於上箝為弓幹也引禹貢荆州貢楛柘柏及籜籜箝者證箝箝之材出荆楚也

疏元云釋文釋作枯音戶尚書作枯音同然則今注作枯為改同尚書非也案說文說文

木部引書亦作枯與陸本合今尚書作枯音同然則今注作枯為改同尚書非也案說文說文

木部引書亦作枯與陸本合今尚書作枯音同然則今注作枯為改同尚書非也案說文說文

木部引書亦作枯與陸本合今尚書作枯音同然則今注作枯為改同尚書非也案說文說文

箭囊者此正故書為符而讀為囊也矢人注云符讀為囊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彼故書今書並作符故徑讀為囊此故書為符與囊形聲並遠故必正其字而後讀為囊杜鄭義同也黃以周云此與鄉師解當為殿又讀為屯警矇帝當為定又讀為奠同例案黃說是也囊舊本並誤為湯注道昆本及盤本黃丕烈校本作囊與宋本釋文合今從之夏官敘官囊人先鄭注云囊讀為湯囊之囊箭幹謂之囊足證此注當作囊也段玉裁云符與囊異部雙聲也夏官注云箭幹謂之囊蓋禾囊字引申為矢幹字說文無符蓋以幹字囊字包之案段說是也凡囊囊二字釋文音讀迴異詳夏官

敘官疏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

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當如再泐疏天有時以生有時

各有所宜也殺下篇矢人梓人匠人弓人並作調字例與此不同未詳云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者釋文云澤音亦李音釋案李音是也澤釋聲類同古通用說文采部云釋解也淮南子詮言訓

云夫水向冬則凝而為冰迎春則釋而為水國語齊語說工云審其四時章注云言四時各有所

云謂死生凝釋之時也章即本此經亦以澤為釋是其證也注云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者

此泛論天時之殊異以明工事之亦然鄭司農云泐讀如再泐而後卦之泐者易繫辭文卦今易

作掛易釋文引京氏本作卦即先鄭所據也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云泐謂石解散也者段玉裁

云說文水部曰泐水石之理也從水叻引周禮石有時而泐謂石如其理而解散猶水之依其理

也泐地理也從叻會意云夏時盛暑大熱則然者春秋錄露循天之道篇云陰陽之會夏合南方

而物動於上為熱則焦沙爛石蓋夏時暑熱大盛則日暎氣漲石為之泐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

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猶治也博之言拍也埴黏土也故書七為十刮作搗鄭司

疏凡攻木之工七者以下記六工之凡數也云設色之工五者說文言部云設陳也言以采

色施陳於素物之上五疑當為四詳後疏云搏埴之工二者據唐石經作搏釋文同誤也今

申宋余仁仲本建陽本及嘉靖本正詳後注云攻猶治也者專醫注同說文支部云攻擊也引

申為攻治為醫注不云猶者文略云搏之言拍也者搏釋文亦作搏云李音團劉音博戴震云團

音當手勿專博音手勿專絕然二字為淵莫辨鄭注搏之言拍收音聲相通為訓拍古音邊各反

當從劉昌宗音搏李軌音團釋文唐石經作搏誤也段玉裁云說文手部搏索持也拍拊也是搏

之本義不謂拍故鄭以之言通之案戴阮段說是也凡注云某之言某者多依聲為訓若天官敘

官注云膳之言善也之言也並其列也此注搏拍聲相近若作搏則與拍聲義俱遠足證其非說

文手部云搏拊也拊與搏同此云搏埴即泥也賈疏云以手拍黏土以為埴乃燒

之云埴黏土也者說文土部曰我善治埴埴用豕注亦云埴埴黏土者荀子性惡篇云故陶人埴埴

而為器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埴埴文引司馬彪云埴埴土可以為陶器云故書七為十者

徐養原云七十形相以轉人輒前十尺十或作七與此互誤又漢隸字源孔朝置卒史碑元嘉三

年三月廿十日袁君碑有十國之謀義皆作七是漢人每以十為七云刮作搗者段玉裁云完豎

豎豎合音最近桓弓華而院注云說者以院為刮節目字或為刮亦可相參證鄭司農云十當為七

者下文舉攻木之工凡七故先鄭據以校正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亦云周禮攻木之工七從先鄭

也然增轉人則當八此說未審云院摩之工謂玉工也者以五工首玉人也實則五工之中

櫛人矢人治木雕人治骨角磬氏治石不皆玉工先鄭偏舉一端為釋耳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鏤

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摩案磨即摩之段

字釋器所說六事約言之通得為刮摩矣云院讀為刮其事亦是也者說文刀部云刮磨也也

則也則刮即持把引申之義段玉裁云謂刮之事亦正是玉工所為也感琳云說文手部無院

字惟刀部有刮字云刮也一曰齊也二禮當用此字摩刮節目正齊之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誤作

院或作院也案感琳說亦通院俗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臈臬段桃攻

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櫛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旃

字說文不收蓋亦同先鄭讀

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故書離或為舟鄭
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盧牙載於秘也國語曰侏儒扶盧梓榭屬也故書離或為舟鄭
司農云輪輿弓蓋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之術始之
為鮑者須篇有鮑斲車讀為歷運之運輪讀為苦苦禹迹之芒柳讀如由柳之柳為鮑魚之鮑書或
甫值書或為鮑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舟疏也攻木之工輪輿弓蓋匠車梓者此記六等工之細目案
者非也玄謂鮑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舟疏也攻木之工輪輿弓蓋匠車梓者此記六等工之細目案
詳籛人疏云攻皮之工而鮑韋者釋文云韋或作輪說文有輪無鮑五經文字疏又作輪見周禮則張所見正
工書續鐘篋者嚴可均云鮑當作輪說文有輪無鮑五經文字疏又作輪見周禮則張所見正
本又作本皆不從帥治讓案嚴即輪之別體雖與說文不同然釋文及賈疏本並已如是五經文
字疑當作本皆不從帥治讓案嚴即輪之別體雖與說文不同然釋文及賈疏本並已如是五經文
也隸釋載劉寬碑疾難飾漢時已通用下雕人釋文雕木亦作彫則木字矣云博填之工陶瓦者
氏又不定絕無難證矣云刮摩之工玉柳雕矢器者嚴可均云彫作雕隸借說文彫填之工陶瓦者
陶正字當作旬說文缶部云旬瓦器也古者昆吾作旬經與通借陶為之書梓材釋文引馬融書
注云治土器曰陶瓦從瓦方聲唐石經譌旃今從宋本及嘉靖本正陳祥道謂經設色之工五而
其寶則四攻木之工七而其實則八於輪輿弓蓋匠車梓之外遺材人而誤分畫鐘為二案此經
各工都數與職事不相應信如陳說據上注故書本作攻木之工十先鄭破為七則漢時經本已
無辨人不知何以前後絕不檢照竊所未詳程瑤田則謂標曰無辨人而云轉人為轉恐與人之
誤蓋從輪轉空從輿也案以輪人兼及任王之圖後鄭釋以輿帆證之則程說可通但去轉人而
以畫續為一則止二十九工於注三十工之數又有所闕竊疑鄭意畫續當分為二工故於此
五工絕無校議而司服注引續人職或當別有畫人故書並列二工而與韋裘同闕今存一經於此
井得通但以總記其事故曰畫續之事猶匠人職末亦通舉陶旃之事也如是則經文無誤於
義得通但以總記其事故曰畫續之事猶匠人職末亦通舉陶旃之事也如是則經文無誤於
築冶石工木工工草工典制六材也彼注云此殷時謂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瓦也金工
築冶石工木工工草工典制六材也彼注云此殷時謂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瓦也金工

蓋謂作在革之器案彼六工無設色而別有草工與此異竊謂在草器其用甚少不必專設一
工今攷說文艸部云草草斗機實也草為機首正字其物可染草器其用甚少不必專設一
色之工也若然彼六工與此正相符合儘可備一義與注云事官之屬六十者據小宰六屬文
云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者即鄭曰錄所謂前注云事官之屬六十者據小宰六屬文
三十工各有所隸之官如梓人職有梓師即此輪人之等是也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者
玉府有工八人即此玉人中車有工百人即此輪人之等是也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者
賈疏云匠人釋人鮑人之類是也此等直指其事為名也曲禮孔疏引干寶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鄭
終其身也與鄭略異云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者左傳八年傳云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杜注云謂取其舊官之稱以為族曲禮疏引干寶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鄭
說同賈疏云其曰某氏者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以官為氏若草氏氏治氏之類是也二
者族有世業即以氏名官若鄭氏與氏之等是也案賈謂與等職官名與職事不甚相應者皆
由族有世業即以氏名官若鄭氏與氏之等是也案賈謂與等職官名與職事不甚相應者皆
甚通竊謂此經諸工亦皆隨事立名與五官官名同無定例不必強為之說詳天官敘官疏云
牙載矜秘也者說文牙部云矜矛柄也詳前疏引國語曰侏儒扶盧者盧舊本作盧與今本國語
同今從明刻注疏本正此皆音得也對文公語草注云扶絲也盧字說文盧字說文盧字說文盧
孔疏引國語亦作盧又引舊注云盧載柄也說文竹部引音語又作盧盧正字盧盧並同聲段借
字云梓榭也者釋文云榭字或作榭案爾雅釋木云槐小葉曰榭榭字同故鄭注云槐當為榭榭
為榭又云榭梓注云榭說文木部云梓榭也榭榭也榭榭也榭榭也榭榭也榭榭也榭榭也榭榭也
舟作周之類也以學之類不能通故皆從今書鄭司農云榭榭也榭榭也榭榭也榭榭也榭榭也榭榭也
名也者舉此以見三十工皆為司空為官之工也引孟子曰梓匠輪輿者釋文公論文證木工有
此諸名云鮑讀為鮑魚之鮑者蓋人有漁鮑魚鱸段玉裁云讀為當讀如謂其音同也案段校
是也云書或為鮑者謂故書或本也鮑人本職注義同段玉裁云鮑正字為同音假借字說文革
部曰鮑柔革工也從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鮑也許所據周禮字亦從魚史

記宋世家昭公弟鮑華賢而下士此取攻皮之事為名也諸讓案墨子節用中篇云輪車轂從
亦砲之同聲段借字又非備篇云砲由車匠則與此經字同云者頗篇有曰莛者證攻皮字當從
砲為正也舊本謂為菊宋余本附釋音本注疏本並作莛云按儀禮文志查韻有七章秦丞相李
部云莛柔草也從北皮省貝省此下隸變從允亦為莛云其音同耳說文華部曰莛攻皮治毀工
斯所云莛讀為歷運之運者段玉裁云此讀為當作讀如其音同耳說文華部曰莛攻皮治毀工
也從華軍聲讀若運或從草作莛案本職曰華書或作莛而說文云華或作莛謂華部無莛字蓋與
司農所據異案段校亦是也祭統云輝者甲吏之賤者也注云輝周禮作華謂華部無莛字蓋與
輿運之芒者賈疏云漢四年左氏傳魏絳請和諸戎云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引之者亦
取音同耳段玉裁云讀為當作讀如說文巾部曰毓設色之工治絲練者讀若荒案段校亦是也
荒聲類同云柳讀如巾櫛之櫛者段玉裁云讀為當作讀如說文巾部曰毓設色之工治絲練者
也云讀為甫始之甫者段玉裁云讀為當作讀如說文巾部曰毓設色之工治絲練者讀若荒案
君易之案段校亦是也云墳書或為植者段玉裁云此同音假借也徐養原云墳即徐州土赤墳
之直亦作植說詳弓人云或亦通作植儀禮鄉飲記五職今文或作植故席故書之非使學者無疑也云
作哉見釋文杜子春云雕或為舟者非也者杜定從今書作雕故席故書之非使學者無疑也云
也案放何本公羊傳作助隱五年傳始借諸公防於此乎隸釋載漢石經助作放助俗字說文所
無當從賈引作放法為正鄭詩讀亦云詩之道放於此乎何本不足據鄭言此者亦以聲兼義曲
禮孔疏云取放法之名也段玉裁云說文瓦部云瓦周家摶瓦之工也讀若振破之振振破二
字疑即放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質貴陶器瓦者相變也至禹治
於之誤 洪水民降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厚臣湯放桀疾 疏 周人上輿者王宗康云自此至登
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

器械注云官各有所尊尊王者相變也者黃雅釋詁云向上也尊尚高也尚上義同王者受命必易
至質故禮記郊特牲云器用陶匏是祭代文若以文質再而復而言則虞又當質故云至質瓦器又
瓦棺是也者禮器云君尊瓦甒疏謂即燕禮公尊瓦大是也明堂位云有虞氏瓦棺注云有虞氏上陶御
秦用瓦彼釋文秦作大君尊瓦甒疏謂即燕禮公尊瓦大是也明堂位云有虞氏瓦棺注云有虞氏上陶御
禮禮儀部引禮周古史考云舜作瓦棺顧大瓦棺並虞制故鄭引以證上陶之法云禹治洪水民
降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瓦甒疏謂即燕禮公尊瓦大是也明堂位云有虞氏瓦棺注云有虞氏上陶御
伯篇文明匠掌為宮室溝洫故夏上之也云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者王宗康云梓人所為
符虞樂器也勺斝觚侯禮器也云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者賈疏云紂之無道臣下
顯尊卑之差故周公制禮尊上於輿也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周所疏故一器而工聚
說文車部云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此家上而論上輿之法賈疏云謂有輪人輿人
車人就職中仍有輿人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此家上而論上輿之法賈疏云謂有輪人輿人
之為車者數官而後成淮南子主術訓云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擊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
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並與此經義同注云 車有六等之數 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
周所上也者謂以一代所尚故其制特詳也 注云 車有六等之數 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
疏 注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者即後文軫方象地蓋圖象天是也云六等之數法易之
三材六畫者賈疏云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兼三材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三材六畫一材兼
二畫故車之六等法之也案三材材詩鄭風伯也孔疏引作才與易說卦合當從之賈士冠禮疏
引鄭易注云三才天地人之道六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迪崇於
畫畫六爻此疏即本鄭彼注義

足故必於輿外為關焉兵器旗物以插關上金鼓諸具設在關中然後可進可戰非徒子然一箱也記文不及之者以非車正橫直諸度皆可仿騎式消息之其制以柱承平板率以橫木交於轆式之梁柱板上穿孔直軛下釘鐵圈蓋以受插者式外如式之長騎外如騎之長其名曰局西京賦旌不脫局薛綜注局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局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局其說此制甚明然則左傳宣十二年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蒸之脫局少進馬還又蒸之拔旆投衡乃出可知是旆插於局楚人初教之脫去晉人不能進楚人蒸之脫局而投之耳正義謂脫者是關木殊誤服君左傳注局橫木校輪開蓋以局指左右關為旆插其上若其稱一曰車前橫木也是服前蓋說為指前關建旆與服異要可證左右前三面關本皆局也此較輪開之關戈受戰矛建焉所需諸物廢焉又云車箱後面空虛兩柱上空牽以一橫木其輪始固今既以人由此登下不可以一橫礙之則兩輪壁立高過五尺車行時必有戰抗不安之勢又可以鐵圍籠邪置倚固之上下插旗物兵器以益危之如賈疏之說邪故於理勢不能固之於內者可以關使相扶相倚固之於外案兵車關局之制當如子尹所定王宗洩黃以周說略同黃又據漢書成帝紀顏注云校謂以木自相貫為關校服說之校亦近是也兵車以四等兵環建局開呂氏春秋悔過篇子貴義備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殺書書多是也兵車以四等兵環建局開呂氏春秋悔過篇成秦開過周穆服回也即謂是也兵惟戈建建餘兵皆正建程說得之莊存與說同文選張衡東京賦云立戈連夏與戰同張賦與此正相反文人馬相如上林賦案今本史記本傳倚移作倚旋漢書作倚移文選作倚移並與鄭賈所見木異段玉裁云說文連案行也戈邪倚作連是正字與上林賦倚移之移音義同倚移今史記上林賦作倚旋說文於禾曰倚移於旗曰倚旋於木曰倚旋皆謂阿那也詒讓案連移聲近字義略同玉藻手足毋移注云移之言靡也彼以靡連釋移與先鄭讀連為移可以互證云謂著戈於車邪倚也者程瑤田云戈之連也非向前即向後蓋六尺六寸之戈連之為四尺用股弦求句法得句連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若左右橫連加以車廣其得丈有七尺必遮塞道塗矣鄭珍云古戈制刃卻秘端橫貫秘鑿則秘端即盡其長故其崇止以秘計車上所以斜插者以其長止六尺六寸若直插則比人低一尺餘其援胡正當肩臂之間

躬御指揮不無觸礙故斜插之若矛戟高出人上迥不相干須斜插乎其插之之所余思外關局木廣亦無幾其上不能差互為孔使邪正之秘得相交過程氏以股弦求句得句之連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計當在後軛前軛外而直局內處各釘一鐵圈蓋令斜向與凡四鐵圈皆足容戈鐔先刃則插之軛後刃則插之帆如此則與深四尺四寸加軛廣四寸一分軛外廣四寸六分戈以鐵管斜出關之連較橫木俯局內以至高軛四尺之處秘端略直軛軛之盡比式雖高七寸而自鐵管斜出關之連較橫木俯局內以至高軛四尺之處秘端略直軛軛之盡比式雖高七寸而者謂者說文牙部云建及司兵注說車五兵並有夷矛此無之者夷矛不常用故此唯舉酋牙之度鄭賈人注以酋夷為長短名與先鄭異詳盧人疏又案酋牙夷矛並一刃直刺書顧命孔傳云惠三隅牙孔疏引鄭注云幾輿蓋今三鋒牙詩秦風小戎毛傳云去矛三隅牙也彼諸牙並牙之別制與兵車常建之車謂之六等之數申言疏云申言數也者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自視輪也疏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者王宗洩云玩元云車者輪輿轉之總名而其用莫先於輪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曰有幅曰輪無幅曰輪是輪又為幅輿之總名矣注云先視輪也者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察視也輪人規萬縣水量權六事皆言既即察輪之義云自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從也者爾雅釋詁云從自也

微至無以為戚速也
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樸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疏云此以下云車有善惡高下大小之互程瑤田云輪人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戚數

疏
云此以下云車有善惡高下大小之互程瑤田云輪人重乎牙也注云機屬附著堅固貌也者詩大雅棫樸鄭箋云相機屬而生爾雅釋木機枹者

郭注云機屬生者為抱方言云機聚也郭注云機屬聚相著貌案方言之機段玉裁改為說文木部機棗之機云機棗二同皆謂積聚是也蓋機屬聚速皆疊韻連語士冠禮鄭注云屬猶著也云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感矣者賈疏云按公羊傳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傳云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易為貶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感矣注云操迫也已甚也盛痛也鄭氏以為盛為疾與何休別阮元云賈疏引公羊傳作盛戚正盛俗案今本公羊傳亦作盛明注疏本並改為盛則非段玉裁云引公羊傳者以證齊言云速疾也者爾雅釋詁文弓人先鄭注義同云書或作數者丁晏云會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之言速也又漢書賈誼傳淹速之度煩志趨數謂為促速聲之誤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數之言速也又漢書賈誼傳淹速之度煩志子郊子南僕引之者取音同也王宗漢云讀為子南僕之僕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云初衛侯游鄭讀為僕而後鄭訓為附著也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圓甚著地者微耳者祭義注云微猶少也此據輪人云進而匪之微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故知微至專屬輪至地言之云微猶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成數者先

登地也 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疏六尺六寸輪即過四尺大高故人不能登也賈疏云庫則於馬終古登地也者地釋文作隨非說文廣部云庫一曰屋卑通言之輪卑亦得稱庫賈疏云輪已庫則無六尺六寸輪即無四尺大下則馬難引常似上既也注云已大也甚也者皆引申之義鄭禮弓注云已猶太也又云已猶甚也云崇高也者前注同云齊人之言終古猶常也者此鄭據漢時方言釋之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終古猶永古也案楚辭離騷九歌九章並有終古之語則不獨齊人有此語矣云地阪也者轉人注同爾雅釋地云阪者曰阪郭注云阪陀不平案陀即地之俗說文曰部云地小也凡山小峭者必破陀矣下故因之阪之破陀者亦謂之平地俗分別為二音故釋文曰昌宗音蕭何反李軌音他並失之惟徐邈音丈爾反不誤云輪庫則難引者王宗漢云輪庫則壓馬重常若登地然

故兵車之輪六尺

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此以馬大小為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

也兵車乘車駕國疏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者鄭珍云後文輪與諸馬田車駕田馬疏事俱不著尺寸先出三車輪崇明根數也王宗漢云置六尺六寸六尺三寸兩輪以六尺率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丈九尺八寸田車輪周丈九尺七寸九寸以密率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丈九尺七寸三分四釐五豪一忽田車輪周丈九尺七寸九分二釐零三忽此圓徑並據六尺率與九章算術方田篇圓田率同法數雖疏然古法本如是圖率自祖沖之以來所推益密非先秦兩漢人所得聞也今於圖率周徑相求並首列古法以明經注之本義而附著密率以窮法數之微焉注云此以馬大小為節也者轉人注云國馬高八尺田馬七尺故此兵車田車亦視馬之大小為輪高下之節度也云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者校人六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者賈疏云皆據巾車而言也云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者校人六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國馬注云玉路駕種馬戎馬道馬故此亦云兵車乘車駕國馬也轉人三轉又有駕馬之轉阮元轉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故此亦云兵車乘車駕國馬也轉人三轉又有駕馬之轉阮元云記下言駕馬輪崇然說則駕馬輪崇與車人拍車同度與減六尺有六寸之輪輿崇馬輪崇當六尺也案依阮說則駕馬輪崇與車人拍車同度與減六尺有六寸之輪輿崇

三尺有二寸也加軫與轆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此車之高者也軾輿也鄭司農云軾車也輿讀為旃僕之

僕謂伏兔也玄謂軾轂末也此軾輿并七寸田車又玄疏六尺有六寸之輪輿崇三尺有三尺此經論軾崇四尺不高中下之節上云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軾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六寸云加軾與轆焉四尺也者以軾輿加軾崇之和數也云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者據中人度御覽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陰極于八故人旁八尺長八尺經意以人長八尺取其半為輿軾之高度則無不能登之患也注云此車之高者也者賈疏云對田車是車之下者也

云軾輿也者以此診加機與之上明通輿也四面材言之不徒指後軾也詳前疏鄭司農云軾也者車之隸說文車部云車軸也大馭杜注云軾謂兩轡也轡即車之或體詳大馭疏也程瑤田云軾崇輪崇之半其數取節於軸固之半徑由是平出而達軸末謂之害是軾崇也云軾謂為旂僕之僕者旂僕未詳段玉裁云僕當作撲廣韻撲拂著也漢人多用旂為軾者以禮坊物如今婦人之粉拍讀為當作讀如案段說亦通云謂伏兔也者即轡人兔圍之兔也戴震云伏兔謂之軾易小畜九三與脫輻大畜九二與脫輻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較說文軾車伏兔也後車軸縛也也釋名履似人履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較輻伏也伏於軸上也按輿下有革以縛於軸今易小畜作輻蓋傳寫者誤阮元云輿在輿底而銜於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軸圍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二長足少鏤其軸而夾鉤之使軸不轉鉤軸後又有革以固之輿底有軾則不至與軸脫離矣案戴阮兩家說伏兔形制是也伏兔承輿下而加軸上其正中與軸當兔圍徑同其前後作半規形止三寸六分其銜軸處則廣方徑五寸八分兼得軸半徑之度故此經亦止以軾加軾下半徑而不必再計軾上半徑之度也輿與輻略同易小畜孔疏引子夏傳云輻車履也易釋文引鄭易注云伏兔左僖十五年傳云車履其轆孔疏引子夏傳云輻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履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廣雅釋器云輻輶伏兔也是輻輶同為伏兔之名然以易言大輿之輻致之蓋輻為大車之伏兔輻為駟馬車之伏兔其用不同也詳車人疏云立謂軾轂末也者即輪人實輿之軾謂轂末小穿也鄭意軾末轂末並有軾稱此言軾轂取轂末半徑求之即得不必如先鄭說別取軸末半徑也李淳云車上之軾一名而三物其一為車較之直木橫木與人云三分較圍云一以為輿圍是也其一為車軸之末出轂外者輪人云六尺六寸之輪輿崇三尺有三寸又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輿大馭云右祭兩軾又大行人云公立當軾是也其一為轂內之小穿輪人云五分其較之長去一以為輿去三以為軾是也車關之軾及轂穿之軾注無異說惟軸末之軾後鄭頗有異說軾崇三尺有三寸先鄭云軾書也後鄭云轂末也其徑圍廣其崇當不止三尺三寸矣且云加軾與輿焉輿在軸上軾在可於軸末取半若轂末則其徑圍廣其崇當不止三尺三寸矣且云加軾與輿焉輿在軸上軾在

輿上其當指軸無疑若設末則既不在軾下且與輿迴不相涉矣案李說是也軸貫轂中軸末半徑與轂小穿半徑高度雖同而以輿所加之則軸末之訓與經文尤為密合後鄭之說自不如先鄭之切也云此軾與輿并七寸者以四尺減三尺三寸餘七寸為并軾輿厚之度江永云加軾與輿之數軾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軾面總高七寸軾入輿下左右軾在轂上須稍高亦在輿下皮輿者則兔圍與當兔等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軾力徑三寸六分其高三寸六分以密率算較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開距七分強可容較轆以五寸八分加後軾出轆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輿板之厚上與軾平亦以一寸二分為率後軾在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軾必與軾齊平故知軾之當帶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軾以見也又云輿有兩勢伏兔亦在軾內八寸間以軾入輿下者亦七寸也軾當連于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軾之鉗軸亦當如軾之與案伏兔圍徑之度當與軾人當兔之長同江說是也至江氏說軾高依輿人注兵車軾周尺一寸五分半較之記文七寸之度軾一寸五分加伏兔六寸三分半再加以軸半徑二寸二分為八寸五分半較之記文七寸之度軾一寸五分加伏兔六寸三分半再加以軸半徑二寸二分乃適與輿高相消而正合七寸之度也鄭軾則謂軾圍方云通考車制知軾軾異圍軾軾當四寸一分軾圍廣當五寸八分厚皆一寸四分令四面上下齊平故曰軾方象地非正等方而後軾獨下於軾圍一寸五分也其軸蓋平承軾下有直木關固之亦非為缺曲若為缺曲則即不與軾後齊軾圍固與當兔等大其軸蓋平承軾下有直木關固之亦非為缺曲若為缺曲則即不與軾後高三寸二分是約率一寸四分於七寸尚少三分據說文輿伏兔三尺三寸之上加軸半徑二寸一分與木相摩當兔下應亦不異則革厚約三分添成高七寸為軾崇四尺軾中開空三分強於軾半徑五寸三分強入軾下者仍得容轉也設伏兔處江氏以為軾崇四尺軾中開空三分強於軾版之數經注並無見文未敢偏持一義今兩存以資參攷凡車制度數經有明文者並以經為正

注說開有微差近儒攷正義據摺擊者亦詳著之至經注並無文後人以意推定者眾說紛紜難
以質正且根數一差則全車度數並隨之遷易黍稷之較舛離千里今博采諸家略存一二不悉
論也云田車又玄減焉者轉人注云田車加軫與轅五寸半又云輪軾與軾之減半寸半是也
賈疏云田車軾崇三尺一寸半減乘車寸半加軾與轅為五寸半也云乘車之軌廣取數於此軌
廣八尺勿出輿亦七寸也者匠人注云乘車六尺六寸勿加七寸凡八尺是為轅廣勿加七寸者
幅內二寸半幅廣三寸半徑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開三分寸之一賈疏云車輿六尺有六寸軌廣
謂轅廣轅八尺則車輿外與兩各七寸取於
軾轅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

周禮正義卷七十四終

周禮正義卷七十五

瑞安孫詒讓學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

三材所以為轂幅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
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殺用雜榆幅以檀牙以櫨也

為輪者以所制之器各工也櫨記云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殺而鞅殺者注云輪人作車
輪之官案此輪人即其官之屬也春官鉞官巾車有工百人亦即此輪與鞅車諸工總鉞云察車

自輪始故車工首輪人云斬三材必以其時者斬材與山虞義同程為出云古人用材必量其事
之大小而度之轂則度其材之約有四圍者輪牙則度其材之過乎把或將及乎拱者山虞凡服

制斬季材注云季猶釋也服物服古人度材之法此可類推注云三材所以為轂幅牙也者轂
幅牙皆統於輪故先庀其材韓詩外傳云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

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而傳者也三木即此三材也阮元云說文
車部云有幅曰輪無幅曰軛是輪為牙軛幅之總名云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

夏斬之者據山虞職明時卯中冬夏也云今世殺用雜榆幅以檀牙以櫨也者論三材所用之
木程瑤田云爾雅釋木榆白粉玉篇粉白榆也然則榆為赤粉矣雜榆赤白兼用之與詩魏風坎

坎伐檀又曰坎坎伐檀毛傳幅檀也又曰坎坎伐檀毛傳檀可以為輪郭注似棗細葉材中車輿
可用檀矣說文檀枋也枋木可作車廣韻檀一名棗萬年木爾雅檀栻似棗細葉材中車輿

關西呼榘子一名土榘治讓案齊民要術云挾榆可以為車轂雜榆疑即挾榆潛夫論相列諸云
檀空作榘榘空作榘御覽木部引崔寔政論述師曠語同則周時幅殺亦以檀榆作之與漢時不

異也榘榘榘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調其斲內疏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為輪所謂用也注云三材治之
詳弓人疏

牙者鑿謂轂牙受齒蚤之空食醫注云和調也賈疏云謂孔入轂入牙者並須調使得所也轂

牙內而合之者釋文云內依字作納案說文無柄字古鑿柄字止作內內謂榘者蚤之人轂

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疏也者以為利轉也者以為固抱也者以為直指也者以為固抱也

輿中空虛人居其上引之者登穀為由空乃得利轉之義也

外為輻所湊而中空虛受軸以利轉者為用王宗諫云穀之穿空圓正而滑易則利轉故云以無有

為用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牙跛者之用王宗諫云穀之穿空圓正而滑易則利轉故云以無有

三鄭司農云渠謂車輪所謂牙說文木部牙木也一曰車輪會也又車部輪車物也物礙車木也

如司農說則牙輪同物而異名如許君說則牙輪異物案徐據說文宋今段玉裁校本據玉篇

廣韻改車物為車則亦以輻與牙為一物但牙訓車輪會為會合衆材而輻則輪外匡之總

名許於牙訓分折甚明而輻訓則又渾舉不別義微異耳釋名釋車云輻也輻也輻也輻也輻也輻也

關西曰輻言曲輻也廣雅釋器云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

輻言其柔曲也案輻亦作柔柔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輻輻也

阮元云輻非一木其曲須揉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為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曰牙牡

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字則加木作牙曰車輻也蓋牙木車輻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

而車輻通謂之牙此除義也王宗諫云一木之屈曰輻輻也言木經屈也合衆輻以成大輻

曰輻輻也言如罔之結繩綴也兩交合之牡齒曰牙其本義也三字經典亦通用案阮

王說是也牙材分言之則曰牙或曰輻總舉其大圓則曰輻輻與牙微異漢時俗語通稱牙為輻

故先鄭據以為釋書或作輻謂今書輪斲三材不失職謂之完輻牙不動

別本有如此作者義兩通故記之

者非有可云不失利轉直指固抱之職也程瑤田云說文完全也謂之完者工巧之極致三材不

失職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兼任之而要其歸於工巧當其初成固已知之至於輪斲始可驗耳

注云斲而斲輻牙不動者說文術部云斲一曰衣斲引申之凡物敗壞並謂之斲斲氏注云斲

斲義亦相近賈疏云斲輻牙各有所任自相支持雖斲不動是不失職也詒讓案荀子大略篇云

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繫括三月五月為轡菜斲而不反其常楊注望而砥其輪欲其

慎爾而下也進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園也

非有他也隨使之然也鄭司農云微至望而砥其輪欲其微而砥也

書或作危至故書園或作員當為園

讀案曰正字員借望其輻欲其學爾而織也進而抵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

直也 輻為紛容學參之學玄謂如桑蠶之始也 善也 輻欲其學爾而織也者明治輻之

取諸易直也者弓人注云易理滑致也程瑤田云易直者輻不失職之極致貴直尤貴易也注

云輻織殺小貌也者廣雅釋詁云輻也謂從股趨骸以次漸殺而小也賈疏云凡輻皆向股處

大向牙處小言學織據向牙處而言也戴震云輻織通輻有鴻有殺似人之臂擊故欲其學爾而

王宗東云輻圍外一偏股股若一內偏三分其長而殺其近牙之一分與臂正相似記故以學織

形容其殺也云肉解引謂殺好也者爾雅釋言云稱好也樂記云寬裕肉好肉稱與肉好義亦同謂

輻均好也程瑤田云解引謂殺好也者爾雅釋言云稱好也樂記云寬裕肉好肉稱與肉好義亦同謂

參之製者段玉裁云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說樹木云紛容蕭蕭漢書文選皆作紛容案前

參與楠檟同音森二音郭璞曰紛容蕭蕭樹木也鄭司農所傳作參音義與郭同謂輻之織

也神農本神經云桑蠶始生桑枝上處蠶子也說文軸部作蠶始即蠶之俗望其殺欲其眼

也進而抵之欲其轉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木廉隅見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

也 望其殺欲其眼也者明治殺之善也眼說文車部作輻云輻殺齊等兒周禮曰望其殺欲其

輻與鄭字義並異戴震云眼當作輻齊等者不撓減也云無所取之取諸急也者程瑤田云

急者輻不失職之極致也注云眼出大貌也者說文目部云睪大目出也與眼聲近段玉裁云

文眼目也鄭意目部論睪眼睪等字與眼音皆相近故以出大貌訓眼大對廉而言望之如大出

釋詰云輻覆也案輻本為帳引申為覆轉之義凡小車設以革蒙覆之故亦謂之輻戴震云以

車短殺則無飾故曰長殺之輻案戴說是也史記禮書云大路之素輻也疑即謂輻革純素無朱

漆之飾索隱謂車蓋素帷非其義也互詳後及巾車疏云革急則裏木廉隅見者廣雅釋言云廉

稜也殺殺木極圓雖平易齊等而兩端近賢視處自有廉稜家革急則裏木廉隅見者廣雅釋言云廉

隱起然必以革覆之革急則裏木廉隅見者廣雅釋言云廉稜也殺殺木極圓雖平易齊等而兩端近賢視處自有廉稜家革急則裏木廉隅見者廣雅釋言云廉

漢書外戚傳顏注云切門限也說文員部云限門楹也切楹字通思士奇云釋名云眼限也蓋子

限限而出也與二鄭說同段玉裁云限切謂門限爾雅快讀千結反即切字也漢書曰切皆銅者

兒則不讀如限也 抵其輻欲其蚤之正也 蚤當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輻讀為關

疏

之抵其輻欲其蚤之正也者以下輪輻入牙中用正柄下端入牙中用偏柄令牙外出六寸之輪輻參分寸

是為輻輹之言偏輹也蚤正謂眾齒齊平雖有減蚤皆均正也程瑤田云輻者牙輻也輻之

形見於輻輹之外而輻之故藏於輻輹之中輻輹有全有殺故殺牙兩齧心對望有相左之差齧

心相左則齧蚤相左入牙一準乎蚤則輪輹故曰抵其輻欲其蚤之正也注云蚤當為爪者後

為蓋章弓蚤注同說文軸部云蚤蚤人跳蚤又古爪字重文蚤蚤或从虫又爪部云爪爪也覆手

口爪又部云又手足甲也此蚤當為又取手足甲之義此經梓人段爪為又故許君以又爪為古

今字鄭此注亦破蚤為爪也車輻大頭名股蚤為小頭對股言之與人手爪相類故以蚤為名段

玉裁云儀禮士喪禮士虞禮爪字皆作蚤古文假借字也云謂輻入牙中者也者別於蓋為輻入

輻中者也戴震云輻端之柄建牙中者謂之蚤鄭司農云輻讀為關東言餅之餅謂輪輹也者段

玉裁改讀為為讀如云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為誤必以關東言餅而玉篇音補管反是關東言餅亦

聲更從丙聲古讀非如今之姑杏切也先鄭讀為關東言餅而玉篇音補管反是關東言餅亦

非如今之必井切也漢人言輪偏出其聲如單因又以單為之輻與單只聲有輕重其實一也今

俗言物之偏出為軍出猶漢之遺語案鄭說是也釋文云軍劉薄歷反李又方四反一音薄計反者說文竹部云軍徒軍也此注借為外偏之義與訓蔽飯底之軍絕異盧文弼校本釋文誤作算段氏謂算不得反以薄歷是正其誤云立謂輪雖軍爪牙仍不正也者程瑤田云察其蓄蚤不鬪謂蚤入牙鑿必直也論議案正謂鑿空正居牙中爪入牙仍不正也詳後疏

則輪雖敝不匡
謂輪入穀中者也秦山平原所樹立物為齒聲如裁博立案亦為齒匡枉也

疏
察其蓄蚤不鬪則輪雖敝不匡者賈疏云上視輻入牙中此言察輻入穀中須得所之意也

惠士奇云荀子君道篇弛易駟差淮南子秦族訓兜囑之卻囑者參差有罅也玉篇云齒不齊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軫注云匡軫反礙也載震云人齒倚反曰囑凡物刺起不平曰匡案

戴說是也此不匡據牙言之輪用久而敝其牙之匡乃見初成時也者戴震云輻端之柄建穀中正相直則可決其牙雖敝不至匡也注云輻謂輻入穀中者也者戴震云輻端之柄建穀中者謂之齊阮元云齒蚤皆指名也公羊文十四年傳曰如以指則接齒也四接齒即駢指也古人命物多就人身體名之如牙股骸胡頸腹等者是云齒與爪不相倚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者

鄭訓輻為備也程瑤田云蚤正則與齒不相倚齒不當不正也蚤偏齒亦因之而偏輻者鑿柄相戾致然也王宗濂云輻居穀輻之間齒與爪大小不俾且爪偏在外最易倚戾齒不調由於四

周之齒鑿正齊也說文東部云刺戾也義亦近在鄭司農云讀如禮廟之廟者賈疏云讀從史游急就章分別都居不樹廟義取不參差意也段玉裁云擬其音也案段說是也齒並取不禱

廟之義疏說非云謂建輻也者建猶插入也輻上頭插入穀故名為齒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齒聲如裁者段玉裁云廣證之皆建立之義弓人之箭栗詩箋之熾齒管子之刺耕刺耘史記之

刺刃義訓略同惠士奇云猶立也雷也義與刺同漢書溝洫志瓠子歌捷石齒立也青徐人言段惠說是也漢溝洫志顏注云雷亦雷耳義與刺同即惠所本釋名釋言語云雷立也青徐人言

立曰刺文選思立賦李注引韋昭漢書注云北方人呼插物地中為刺刺又為事漢書通傳注引李奇云東方人以物雷地中為事傳事雷音並相近毛詩大雅卓矣傳云木立死曰雷亦取樹

立之義云博立案亦為齒者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博貴也列子釋文引古博經云恭行到處即投壺激矢令還謂之為曉言如博之豎樂於輩中為曉傑也列子釋文引古博經云恭行到處即

豎之名為曉訓之義合江永云國柱也者呂飛鵬云匡說文作輻車部輻車凡斬穀之道必

矩其陰陽
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必記之者為後以火養其陰故也江永云山虞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為陽山北為陰此則陰陽水各有向日背日以向日為陽背日為陰程瑤田云一木必有一木之陰陽向背矩之乃能不誤施

也故無論冬夏斬時皆當刻識之案江程說不能皆均謂故必矩識之注云矩謂刻識之也者刻三觀陰三觀陽此言陰陽之均調也穀木不能皆均謂故必矩識之注云矩謂刻識之也者刻

矩猶畫也國語周語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畫注云規畫也刻識謂之矩猶畫之規矣云故書矩為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者徐養原云說文工部巨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築別無

矩字是巨即矩也距從巨聲故矩通用釋名曲頭曰距距矩也言曲似矩也云謂規矩也者謂以規矩度而識之

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敝不斂
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

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

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

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

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

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稷致也火養其陰之也鄭司農

餘一丈六分六釐六不盡合兩邊距地一寸圓之得三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居牙圓三分之一不
漆是兩邊距地之一寸雖為輪之崇自若而牙踐地一邊既不存不存則此二寸者俱踐地矣此
注所以算不漆踐地者必并內外兩邊投幅一邊如幅之廣占三寸五分內外兩邊各占一寸九分一釐
六豪六不盡於去一寸其餘六尺四寸皆為漆內而較幅諸度之根定矣令者非假設之辭以記
無明文由參互推得而不敢實言使若假設其數云爾下注令幅廣三寸半語意亦善而不可易也
凡創一物必合於物之情理當於人之心目絕無勉强牽就故其制易知易從美善而不可易也
即如輪牙以注云踐地不漆一分之內有內外各一寸推之知車輪採治初成其厚本上下相
俾也乃先於內外兩面距邊一寸各畫一規又於厚之外邊中除一寸六分強周畫兩界線然後各
自規外畫殺之至於界線而止則規自成廉塢而輪成不伴不朽之形立而視之輪之面盡於規
易而且準若如後人所說牙厚上下相等則牙面自是齊平而一截漆之一截素之入於目既不
成象又於無界塢之平面加漆必有過與不及之處細中取度求準則難自然之與勉強可以定
是非矣案子尹釋注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為踐地一邊之厚數極為精確是申注義知牙投幅
參分寸之二此豈一寸三分寸之二之地所能容乎况牙木須揉曲成圓必廣厚略等方可採屈
段令牙投幅與踐地兩面正等則倍一寸三分寸之二得三寸三分寸之一以減一尺一寸餘七
寸三分寸之二為牙內外兩面之廣每面得三寸六分寸之五為三寸八分三釐有 博其漆
奇是平面之廣較之厚廣至一倍有餘以如此之木向厚面採之使圓亦甚難矣 博其漆
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較長以其長為之圍 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較長三尺
度兩漆之內相 疏 博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較長者說文言部云誦誦也廣雅釋詁云誦
距之尺寸也 疏 曲也案誦誦聲類同取牙漆內直度中屈之折取其半以為較之長度也惠

輻之心也輪內置較較內貫軸如此則軸正當輪心面面皆等然則中誦者測圓之法而設之則
徑亦從此出焉戴震云大車短較取其利也兵車乘車田車鳴較取其安也六尺六寸之輪較長
三尺二寸則車行無危阻之患云以其長為之圍者明較長與圍等圍謂圍也淮南子說山訓
引李願云徑尺為圍此較圍三寸二寸故三圍之木於度為可淮南書與此經義合戴震云圍亦
三尺二寸以建三十幅則幅間無柞狹之患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較長三
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者賈疏云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
有六尺四寸也中屈此六尺四寸故較長三尺二寸也又以三尺二寸為圍三徑二寸者徑尺有
五分寸之一編鄭注用六尺四寸又徑二分故較長三尺二寸也戴震云周三徑二寸者徑尺有
漆之六圍是博其漆內也圍密率圍三尺二寸徑得一尺零一分八釐五豪九秒一忽零鄭司農
云博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者說文部云輻也博也四表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馬異傳
並讀為橫被四表爾雅充也充也充也充也充也充也充也充也充也充也充也充也充也充也
橫義故爾雅曰維廣充幅力言曰幅廣為充此即橫充而度物之義光廣聲再轉即為廓方言曰
張小使大謂之廓准南子曰橫廓六合並同斯義廓一聲之轉知其為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矣以
趙岐注曰擴廓也然則厚其漆內之博即與光廣一聲之轉知其為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矣以
其圍之防稍其數 謂較空也助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捐讀為桑要銷之銷較讀為蜂較之較
猶言趨也較者 疏 以其圍之助稍其數者捐實匠人捐溝疏引此作稍從木據彼疏則實所見
眾輻之所趨也 疏 本捐較與稍溝字同而今本兩經捐稍錯出必有一誤段玉裁阮元皆謂字
當從木此經捐誤當作稍然說文木部云稍木也爾雅釋木云稍稍權皆無稍除之義竊疑此與
匠人稍溝實皆當作稍匠人經誤從木後人遂并改賈疏耳江永云以其圍之助稍其數謂以三

琢起而名鐘帶亦名因琢起其制於穀幹刻之合起圻罅一周刻此處微容即彼處起圻罅其圻
 罅處即是篆也當不止一處刻訖其狀蓋如竹形然後渾體厚播以膠密被以筋又播膠一層乃
 以革鞞之合革與容處根罅皆緊相貼切則琢起者亦隨革琢起容突分明然後通丸漆之待
 乾摩平乃就琢起上周畫五采其外通朱漆之此篆之制也以其周繞束穀故曰約非賴此約束
 其穀始固之謂據中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後鄭注夏篆五采畫穀約商頌小雅並
 畫穀無琢爾墨車不畫是篆為孤以上專制縵為上下通制明矣縵穀古謂之縵詩商頌小雅並
 云約縵錯衡毛公采芑傳云縵長穀之縵也朱而約之而鄭烈祖箋云縵穀飾也飾即縵革則長
 穀之縵猶云小車穀之縵革耳朱而約之乃解約字蓋孤以上之穀既五采畫其篆約則篆約
 之外皆朱漆也故云朱而約之說文縵長穀也又據許而違許意矣篆約為孤乘夏篆以上車
 謂之縵張揖為失毛旨詩疏云縵者長穀之名又據許而違許意矣篆約為孤乘夏篆以上車
 穀之制王宗棟鄭珍說是也凡穀初斲治成平縵無文自卿以上乘夏篆則迴環琢刻自成圻罅
 若竹之有節者是謂之篆亦謂之約又以革鞞篆約之外是謂之縵凡小車有革鞞大車則無故
 毛詩並釋縵為長穀明惟小車穀有此也鞞革密附穀木故篆在革內而文見於革外毛詩謂之
 約縵明縵與約備有也既篆刻而革鞞又漆之為五色是謂之夏篆毛許則以為朱約朱亦五色
 之一也凡篆約之用以為文飾且以辨等威非以附纏束為義篆約之名亦起於刻琢不繫於
 施筋與否也至於筋膠之被則凡車木任力處皆有之附纏束以為固故轉人注謂轉亦有此不
 徒穀也蓋筋膠與篆不相涉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皆無篆而不得謂無筋膠之被筋膠之外加
 以漆則其痕亦成圻罅轉人謂之縵少儀謂之幾而不謂之篆此經亦以施筋與陳篆並舉篆非
 即筋膠之文明矣鄭珍謂縵革為小車之通制不知施筋亦小車之通制也毛詩說文朱約之義
 非謂約束其穀鄭珍說是也然後鄭謂夏為五采先鄭毛許則以為朱赤其設色不同鄭珍兼取
 其義謂五采之外皆朱漆色未知是否穀約互詳中車疏云縵負幹者革鞞相應無贏不足者左
 襄十八年杜注云負依也謂縵革與穀幹密相依倚也賈疏云縵覆也謂以革覆穀之木隱著革
 使之急是革鞞相應也無贏不足者若穀不耗革無贏穀亦無不足也既摩革色青白謂之穀之善
 穀則革有贏而穀不足若穀不耗革無贏穀亦無不足也既摩革色青白謂之穀之善

色青白善之微也

疏

以既摩革色青白者程瑤田云色青白者縵而急必負幹之所致也革

六者言之注云謂丸漆之乾而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其色青白則善也程瑤田云據注丸

漆之後乃以石摩之在摩前者和灰之丸漆在摩後者不和灰之漆鄭賈義並不相注丸漆未漆甚明

案程王說皆是在石摩之在摩前者和灰之丸漆在摩後者不和灰之漆鄭賈義並不相注丸漆未漆甚明

土部云坭以黍和灰丸而磨也段玉裁云灰者燒骨為灰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燒骨以漆

丹漆之乾乃以石摩平之也既摩乃復漆之說文縵下所云漆坭已復漆之也如沙移不光滑乃摩之鄭所云

漆設色則為中車之夏篆夏縵及毛詩傳之朱約不得露青白之色矣經參分其穀長二在外一在內

注並據未數月既前之漆言之故在摩前非謂既摩之後遂不復漆也

外一在內以置其幅則穀長三九寸半幅外一尺九寸

輻於穀相去遠近之法趙溥云外謂穀之趨輻處內謂穀之趨輻處與輻相近以穀長三尺二寸

三分之以二分為外一分為內於二者之間而置輻焉所以在外數多在內數少者蓋一車用

無所礙而兩穀之開置輻內數少則兩輪近輻有倚靠處自然半周而行得穩幅外數多則穀行

即後文輻股之度也匠人注亦云乘車輻廣三寸半實疏云按上云以圍之助掄其數中三分

分三寸半也依前所計言之輻深實應三寸十八分寸之十言三寸半舉成數言也若然穀既長

三尺二寸半乃兵車乘車不可增減之實數令之云者以由經推得而經無文故不敢質言使若假

設云爾賈疏謂注以增斂擊深知之不得鄭旨增斂擊深之數於經亦無文注蓋由轉人之明言
軸圍者層遞推至牙圍而得之也又云長上無內外也內外由幅而立則幅之地自在中開故三
尺寸設長九寸五分居內一尺九寸居外其中開三寸五分即置幅之地矣記於車總目著輪崇
其圍之大卻四尺五寸制令幅廣三寸即正中置幅其兩頭止各餘六寸令幅厚一寸三十幅估
殺圍三尺餘一尺二寸制令幅廣三寸半其外二內一者所餘其長令幅厚七分則兩幅相距不
增倍而圍僅三尺二寸制令幅廣三寸半其外二內一者所餘其長令幅厚七分則兩幅相距不
者增厚之厚少者增廣之使其其力而固則一案鄭說是也幅廣與擊深同度下經有明文而擊
當盡指斂除徑之數其理亦凡幅量其擊深以為幅廣固足相應也疏凡幅量其擊深以
明端無疑注義不可易也

部云擊穿木也案擊本穿木之器引申之凡穿物為空亦謂之擊此擊即軸舊所入之空其數與
幅同文字上德篇云三十幅共一轂各直一擊不得相入是也幅廣即上注云三寸半者也江水
云幅廣者幅之博也不言其厚者較圍三尺二寸三十幅之股端相著厚一寸有奇可知也幅相
著不留空隙者欲其幅與幅相湊相挽有力也觀今車用十八幅股相湊厚一寸有奇可知也幅相
為之最括之辭包輪人車人六車在內上凡斬殺下凡揉牙亦然記不著幅廣之數居殺圍三分之
一餘三分之二之徑即兩幅幅之數也而亦不著擊深之數者殺孔在中當幅廣之數居殺圍三分之
文已著數徑而由數徑得擊深即擊深見幅廣已不詳詳言之矣車人之止著幅博三寸亦以有
此句為率即可由幅博見擊深由擊深得數徑也凡以柄周繞圓物投之者必深視其圍之徑使
數同而小車是小車之數大車是大車之數也凡以柄周繞圓物投之者必深視其圍之徑使
者相湊相倚眾力如一始口而益固輪人之為輪為蓋其擊之法是一轂蓋斗也幅猶蓋弓也
軸猶達常也蓋斗徑六寸達常徑一寸以達常貫蓋斗中猶以軸貫轂中也蓋斗之徑除達常徑

一止餘五分相對則盡其五寸猶斂擊深三寸五分五釐強則止餘七寸一分一釐強也蓋斗
故擊附一枚之前須稍留五釐強使幅與軸兩不相及然一畔五釐強其留數甚微雖口不盡而
其徑亦適盡矣與蓋擊斂無異也案子尹以車蓋為輪幅殺軸之比例其說甚當惟蓋之達常與
斗為一木則與軸殺二木相異同而實異賈後疏以達常斗為二木說尚未足焉耳注云廣深
相則弱固足相任也者言幅之廣深同輻廣而擊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
貌疏輻廣而擊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

強不能相服又說林訓曰幅之入轂各值其擊不得相通故淮南說山訓曰轂強必以弱幅兩
強有餘而固不足也注云抗搖動貌者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云抗搖也說文手部云
抗動也詩小雅正月天之抗我毛傳同惠士奇云方言曰舟擊深而幅小則是固有餘而強
偽謂之抗抗不安也注船動搖之貌則車之大抗狀如船矣擊深而幅小則是固有餘而強

不足也言幅弱不勝疏擊深而幅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者程瑤田云幅小亦謂借也
如一言一則二見輻廣擊淺是廣及度而深不及度擊深幅小是深及度而廣不及度深不及度
則借之入轂不固廣不及度則借之承轂少力見輻擊深非皆三寸半不可也以此益驗借是
直入尖符非錯符注云言幅弱不勝轂之任也者輻廣與擊深同度所以故故其輻廣以
為強足以任轂之重今擊雖深而輻大不及度故輻之力弱不能勝轂之任也故故其輻廣以
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是言力相稱也鄭司農云坊讀如紘經之紘謂度之疏故故其
相應反覆言之爾抗而不固則轂折轂不能持輻也戴震云蓋厚蓋大半寸漸殺之至末不得過

三分寸之一鄭珍云幅當入較處廣三寸半長如鑿深亦三寸半其初雖已割廣之兩面漸殺
漸窄以至於端令適與鑿相函而其廣三寸半自若也今以入鑿處起兩邊斜殺以至於端與弓
之股端一枚同則是成尖角形之符故曰其幅廣以爲之弱弱所以必紮之爲尖符者止五釐強
重全藉六十幅之力承之而六十幅更迭常直地者止有兩幅幅擊心之未盡殺徑者止五釐強
幅端又錄簿無餘分若爲方符即擊亦方擊其投弱也弱兩邊直入上以錄簿之端未擊五釐
之木雖不通猶通也而正任壓於上弱必上僭侵軸轂亦必往下潛移一輻如是即輻輻如是
之破折恒由是作惟刻輻廣使如箭鏃前半則弱之兩邊斜交擊心其投弱也自入鑿至擊心如
重負轂進運相承一彙不能上僭轂亦一彙不能下移而轂之擊輻以取兩邊計之直是壓七
寸則輻之承轂愈固而有力故雖有重任轂不折也案舊之殺度經注並無文依說則厚殺而
廣不殺江永程瑤田說同依子尹說則并殺其廣爲銳角形黃以周說同二義並通故兩存之但
審經文似以不傷轂爲義則子尹說於理尤密也鄭又云輻爪之長短廣狹經注皆無明文按
審爪爲輻上下之柄其於形制宜同舊既其股廣以爲尖符明爪亦當其廣以爲尖符苗
之長既如其擊深而盡轂之徑明爪之長亦當如其擊深而盡牙之廣即其上可知其下經注故
不言也爪所以必爲尖符者蓋牙之廣三寸弱而踐地一寸又是斜殺則方者止二寸弱若爪爲
方符亦止可長二寸弱如此即仍不免輻廣擊淺大抗難固之病又牙厚三寸五分若以二寸一
分之方符投之兩邊不擊者無幾必不勝爪之搖撼而有破裂之患故必爲尖符自較廣兩邊斜
殺交於端一分如箭之端長二寸九分如牙之廣而其擊則穿達於外自外視之其廣一分其
長七分及以爪投之也牙兩邊漸內漸厚進運固抱其爪上雖有重任壓之而爪一彙不能下出
此制之所以善也案子尹以弱推之入牙之爪其說甚密黃以周則云輻向於外一面直下爲僂向
內一面則曲爲句爪於僂亦直於句亦刻曲而銳黃所說輻僂句之形於義可通而謂爪亦外
僂直而內則銳與子尹說異竊謂經止以牙出輻外爲僂其爪入牙之柄爲擊所合何必隨便勢
而爲僂直若然擊內之爪似當以子尹說兩面則成銳角爲是但經注並無文姑兩存之注云
言力相稱也者明齒與擊力相等無強弱之異也賈疏云謂輻廣與擊深相稱云弱齒也者即上
文舊蚤之舊輻入轂中者也戴震云廣淺擊謂之弱云今人謂輻廣與擊深相稱云弱齒也者即上

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

殺喪少之也鄭司農云濂
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

司農云說文艸部云藟蒲子可以爲平席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陸璣疏云蒲始生其葉中入
其云故讀如絃擬其音而義在是絃紮於項故與圍及之訓相近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
者一之也阮元云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殺者一寸上下牙其除五寸八分三釐三不盡又除殺徑一尺

六分六釐六不盡餘四尺九寸五分五分爲兩輻之長則一輻除齒爪不計長二尺四寸七分五釐
三分之而殺其一則殺者長八寸二分五分止於廣之向車箱一邊殺狹至爪入牙際其外一

邊不殺兩面近牙處亦稍殺但此數甚微試以人之立驗之由股而至其前面直下後面自腓
腸即漸斜漸細兩邊亦略殺焉此下文股轂之所由名也云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者有唐石

經初刻誤其磨改作有鄭珍云輻所以必有殺者止爲泥之結著殺者連牙高一尺有奇泥之上
及輻至此已深若過是則不能行矣或曰輻之向外者豈泥不能黏何以前牙不殺乎曰不黏者謂

殺其一邊使細如較形自然通依泥不黏著非謂只不黏殺之一面也注云殺喪小之也者惠
云殺輻衰也見儀禮注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猶殺也鄭司農云

濂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者段玉裁云說文濂薄冰也一日中絕小水故大鄭易經之濂爲黏
黏與濂聲類同也鄭君注易爲其嫌于陽也據讀如草公濂之濂濂也濂之訓與黏相近治讓

案說文黍部云黏相著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較圍也較謂近牙者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股者
也濂黏聲近段借字

言較以喻其細人歷近足者細疏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較圍者承上輻三分殺一之文而明
於股謂之較羊歷細者亦爲較其所殺較圍之度股圍即輻上半輻方之全圍不殺者也鄭
珍云輻股廣三寸五分厚七分而廣七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其八寸四分爲股圍三分之一分
得二寸八分去其一分有五寸六分以爲較圍較兩面不殺則兩邊厚仍各七分其占一寸四分

厚四寸二分兩而廣各居二寸一分也案鄭說是也錢坫云較圓三分去一則較廣二寸三分奇
 股不殺惟較殺之所殺之固參分幅廣亦祇殺其向內之一分非通但宋明各本皆作之今從之
 近較者也較謂近牙者也鄭珍云上三分殺一者所殺之長短此殺數非直斜就向內一邊乃
 略圓漸斜而下至將入牙際較圓即於此取之先鄭謂較近牙者指此以下則爪也謂股較近
 者取其將入較際以明爪之為入牙際耳云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較以喻其細者明股較以
 手足舉為較元云說文曰股近足也較也蓋人股本自膝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
 之也云羊脛細者亦為較者爾雅釋義云馬四較皆
 白駒鄭注云較膝下也則較脛通稱較不徒羊矣
 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平漸也
 沈平浮之水也鄭司農云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平漸也
 並用全木或析木為之經鋸者筋理必不全不堪任力云平沈必均鄭珍云輻牙轉以火矯揉其曲者
 能無輕重故平而沈沈謂水以觀其入水之淺深入深不知其必重入淺者知其必輕從其重者而
 文曰燥屈申木也無揉字較以火矯之者段玉裁云字當作柔下文揉牙說文引作燥牙可證說
 老反者作稿一作沈音居趙反者作矯與矯同蒼頡篇曰矯正也案惠說是也說文矢部云矯音苦
 箭筈也引申之凡揉材木並為矯矯也五詳弓人疏云荀子性惡篇云齊如一也者揉者非徒矯直後
 直鄭云以火矯之即荀子所謂蒸矯也五詳弓人疏云荀子性惡篇云齊如一也者揉者非徒矯直後
 朱漢丹休之湛字通彼鄭注云湛直也故揉之使三十如一也云平沈平漸也故此亦以漸沈平
 亦通鄭司農云平沈平漸之度高下平等王宗東云平為木出水分數沈為木入水分數沈為木入水分數沈為木入水分數

者重等也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染而固
 疏謂直以指牙者以下申論上文而以直指牙以為固抱二事相得益也鄭司農云染省聲也
 牙得則無染而固者程瑤田云謂直牙相稱齊密而無縫故能無染而固也注云得謂居句
 正則為得得則若無染而牢固也江永云疏直為居以牙曲者為句輻牙雖有居句至於較內必正
 各指其直下為居內曲刻之為句內柄同即蚤鄭珍云眾齒牙投殺乃以牙兩半規交而抱之時柄
 以周云鄭注居句當以江戴說為正但爪宜刻而說不可方也案江戴黃說是也凡輻外近較者
 股較直下為居句牙便所由生內近與者較曲刻為句即較殺所由見也說非注指鄭司農云
 梁較也蜀人言較曰梁者程瑤田云樂與棧同說文木部樑樑也樑樑也徐鍇謂樑樑也樑樑也
 韻案樑樑一舉方言證經之樂謂樑也經傳多假梁為臬又本職注用樑為危樂樑之訓僅見於此
 之未密阮元云不曰從執聲者取其音之相近也案鄭意當如段阮說但樂熱並從執聲下云執聲
 別語執省聲鄭不得則有樂必足見也雖得猶有樂但小耳
 說較許為短不得則有樂必足見也雖得猶有樂但小耳
 荷整柎不應其投也必強一邊使相就則其一面待不能進始削其首令齊平此不能進之徵也輻兩

亦通鄭司農云平沈平漸之度高下平等王宗東云平為木出水分數沈為木入水分數沈為木入水分數
 而輕重等也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染而固
 疏謂直以指牙者以下申論上文而以直指牙以為固抱二事相得益也鄭司農云染省聲也
 牙得則無染而固者程瑤田云謂直牙相稱齊密而無縫故能無染而固也注云得謂居句
 正則為得得則若無染而牢固也江永云疏直為居以牙曲者為句輻牙雖有居句至於較內必正
 各指其直下為居內曲刻之為句內柄同即蚤鄭珍云眾齒牙投殺乃以牙兩半規交而抱之時柄
 以周云鄭注居句當以江戴說為正但爪宜刻而說不可方也案江戴黃說是也凡輻外近較者
 股較直下為居句牙便所由生內近與者較曲刻為句即較殺所由見也說非注指鄭司農云
 梁較也蜀人言較曰梁者程瑤田云樂與棧同說文木部樑樑也樑樑也徐鍇謂樑樑也樑樑也
 韻案樑樑一舉方言證經之樂謂樑也經傳多假梁為臬又本職注用樑為危樂樑之訓僅見於此
 之未密阮元云不曰從執聲者取其音之相近也案鄭意當如段阮說但樂熱並從執聲下云執聲
 別語執省聲鄭不得則有樂必足見也雖得猶有樂但小耳
 說較許為短不得則有樂必足見也雖得猶有樂但小耳
 荷整柎不應其投也必強一邊使相就則其一面待不能進始削其首令齊平此不能進之徵也輻兩

頭並是尖筍其鑿深必盡其徑而牙鑿且穿通踐地一邊成廣一分長七分之二見否似唯段以明鑿必致鑿見於此孔外案子尹鑿足之說與鄭賈意合但軸繹經義言鑿足之見否似唯段以明鑿而足乃據鑿而得非謂鑿入鑿必用鑿也注疏說於經似尚未合注云必足見言鑿大也者賈疏云不然案程說近是凡制器鑿大而柄小相含不密則為鑿以充之此惟靜物為可輪之用常動使益固然其容鑿之地甚窄故雖有鑿必小也程瑤田云有鑿者反言以見無鑿之固也注說疑福爪柄鑿不密此豈鑿所能固乎且爪柄與鑿空有一定之度數使良工為六尺有六寸之輪之自可無鑿而固若豫留開隙以容鑿此豈制器之理哉鄭殆未達經情

縵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輪者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也
 縵者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也
 縵者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也

珍云經自凡斬殺以下言為輪首明殺次明幅又次明牙三材和而輪成矣輪成其縵斯見故以縵數終焉注云輪軍則車行不掉也者輪軍謂牙偏而縵也江永云假令牙之孔與殺孔正相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病令牙也輪不單必左右搖搖故縵參分寸之二者出於幅股鑿之數也者賈疏云鑿牙之時孔向外也輪訂之而定無傾掉之患云參分寸之二者出於幅股鑿之數也者賈疏云鑿牙之時孔向外也

三分寸之二使幅股外軍故云出幅股鑿之數也江永云疏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一非暴裂即先齧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也今車牙孔不偏而幅爪用邊箭缺邊向內是以牙偏向外鄭前言偏句鑿內相應是古人亦用邊箭鄭珍云注云出者牙出也牙所出於幅股鑿者牙之厚如幅股之廣同三寸五分當其為受爪之鑿孔距牙外邊六分六釐六毫六不畫起鑿向內邊其廣長如股之厚七分六分六釐六分不畫是內外斜繩令鑿端廣一分長七分通於背使容尖箭則向內一邊不鑿者亦有六分六釐六分不畫是內外斜繩令鑿端廣一分長七分通牙中也及以幅爪指牙中投之向外一邊不殺其直中繩向內一邊所殺廣之一寸四分六釐六不邊縵縵約消六釐六毫強而其半猶當牙上則投訖視之幅股向內一邊有六分六釐六毫六不

蓋出牙邊之外牙向外之厚有六分六釐六分不畫出股鑿之外而牙自平鑿自中幅自直原正而不偏惟牙厚與股鑿同是三寸五分而上下不正相對則牙厚較股鑿為偏出矣注曰三分寸之二者出於幅股鑿之數又曰輪雖車爪牙必正苟得其端緒其旨明若指掌賈疏以後乃皆失之案鄭子尹說甚精輪縵之制必如此而後牙出股外爪仍建於牙之正中爪內外餘地正相等與上文蓋正之義必加便數計之但子尹於幅內較斜殺而下以趨於牙則較近股處之度既太廩近說內一度宜留餘地以安句中鑿孔以投偃之爪外留餘地以爲縵之單縵者單出外故鄭注匠人微廣八尺於旁加七寸必數便三分寸之二依黃說蓋於幅下三分一與股分處曲刻三分一為句而後直下其下端貼牙又曲刻三分寸之二為句以入鑿是鑿孔正在牙中其內外皆有空地外當牙更無處木露見內則為爪箭之句者所覆其木不見而較殺在內不在外外之幅股與較其齒切更無處木露見內則為爪箭之句者所覆其木不見而較殺在內不在外外之幅股與較其齒與爪鑿參分寸之二賈曰輪皆向外單輪即謂大圖也大圖向外則幅股向內是謂之單凡

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倅
 地多石故行澤之輪須削牙如杼使不為塗所著行山之輪須牙上下等使石所磨至於平地其常也雖亦有行山之時亦有行澤之時亦有行平地而值泥似澤遇石似山之時然其車之輪顯不專為行山使牙上下等亦不專為行澤使牙如杼然於輪人必有常度在不杼不倅之開明矣所以必著此節者正以見常度之不杼不倅也杼然於輪人必有常度在不杼不倅之見杼之不直不機耳案鄭說也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此即牙踐地一邊不杼不倅之度也注云杼謂削薄其踐地者者玉人大圭杼上終葵首注云杼即牙踐地一邊不杼不倅也上下等者說文人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也附著

疏
 凡爲輪者此專指牙言之云行澤者欲地多石故行澤之輪須牙上下等使石所磨至於平地其常也雖亦有行山之時亦有行澤之時亦有行平地而值泥似澤遇石似山之時然其車之輪顯不專為行山使牙上下等亦不專為行澤使牙如杼然於輪人必有常度在不杼不倅之開明矣所以必著此節者正以見常度之不杼不倅也杼然於輪人必有常度在不杼不倅之見杼之不直不機耳案鄭說也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此即牙踐地一邊不杼不倅之度也注云杼謂削薄其踐地者者玉人大圭杼上終葵首注云杼即牙踐地一邊不杼不倅也上下等者說文人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也附著

小雅角弓傳云塗泥也王宗凍云此節說好之利於行澤治讓案刀以割塗謂牙削薄如刀之刃以行澤之塗泥如刀割物也云是故塗不附者程瑤田云塗割之則割開故不附牙而或上激於

者注云附著也俾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做不黏於鑿搏厚也鄭司農

動於鑿中也立謂氣亦做也以輪之疏是故輪雖做不黏於鑿者釋文云氣木又作鄰案鄰氣厚石雖蓄之不能做其鑿旁使之動

厚也者梓人盧人弓人注並云搏圓也說文手部同楚辭橋頌王注云搏圓也楚人名圓為搏對澤輪削薄故云搏厚鄭司農云不黏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者賈疏云先鄭以氣為動後鄭不從

者以其動者先功於乃及於中不可先動於中故不從也王宗凍云說文無氣字氣與論語磨而不磷同隨孔注云磷薄也鑿空兩旁做薄則空中之枯動搖不固先鄭云不動於鑿特言不黏

之善非以動謂後鄭訓氣為做補先鄭所未詳二說相成賈以爲岐異失其指矣云立謂氣亦做也者明二字義同經變文耳鮑人說治革云察其線而藏則雖做不黏先鄭釋不黏爲縷不傷

做亦即傷也云以輪之厚石雖蓄之不能做其鑿旁使之動者輪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牙近地者搏厚雖爲石所蓄而做終不至侵其中之鑿使輻搖動

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也腫絕也挫折疏云凡揉牙者揉說文火部引作燧正字也詳前賈疏

木爲之要當木善火齊又得乃可圓而得所也鄭珍云疏謂古者車輻屈一木爲之嘗細思其理若果用一木屈成一大圓規當建輻時若先投牙鑿待三十輻投訖中間空虛只足容載徑較之

全徑不能貫過受番之入若先投較擊輻爲諸輻爪長幾三寸所限斷不能挪讓得至爪下即展開合縫亦僅受一二爪而止斷不能復伸之以受諸爪之入則疏說蓋疏也古當是屈兩木爲兩

半規其兩端各爲符使相交固玩經文於善輻之後接云直以指牙牙得則無乘而固知建輻時是先投較擊司農注上當云謂建輻也其意是謂先以直投較擊諸輻投訖乃以牙兩半規就爪

合之如是乃於理得於事便也案鄭賈說是也此經兵車之輪以密率求之牙大周二丈七寸有奇田車輪牙大周一丈九尺七寸有奇至車人大車之輪牙大周二丈七尺柏車輪最小牙

疑當是一丈八尺此必非一木所能揉其不便建輻更無論矣惟子尹謂屈兩木爲之亦無妨說

度他工無此文例是必非苟爲說異蓋牙木通制實是合三成規無論大車小車咸用是法經於車人著此二文亦與輪人互相備也若然兵車乘車牙木合三段爲之每段長六尺九寸有奇田

車牙木三段每段長六尺六寸弱如是則揉曲與建輻皆較易於事理尤切也互詳車人疏云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者記火燠之度也賈疏云凡屈木多外廉絕理內挫折中

旁腫負起無此三疾是用火之善也王宗凍云外當火之對面於輻牙爲踐地處內當火之對面於輻牙爲植處旁當火之左右側面於輻牙爲平面凡燠木使屈火皆在內火力不均則外或

理傷而斷絕內或焦灼而挫損旁或暴裂而腫脹故燠牙必除此三者始爲善於用火鄭珍云今試以竹木屈之外急則層析是廉也裏急則數縮是挫也旁左右暴出是腫也然必筋理全始有

此三病故知牙材斷不用鋸木也注云廉絕也者段玉裁云說文火部曰兼火燠車網絕也引周禮燠牙外不廉鄭本當同轉寫失之耳絕者賈云絕理案段說也是也燠正字廉段借字許鄭義

同宋本文選長門賦心慄移而不省故分李注引此注云慄絕也慄字或從火疑唐時此經別本尙有作燠者慄則似即燠之聲誤云挫折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手部云挫摧也摧一曰折也又

刀部云對折傷也挫到聲義同云腫塊也**是故規之以抵其圓也**輪中規疏是故規之以

者說文尸部云癩病也一曰腫旁出也**是故規之以抵其圓也**則圖矣疏抵其圓也者

以下明爲輪必中規矩準繩權量而後爲善也鄭珍云六事皆輪成後驗其工致之法注云輪中規則圖矣者詩小雅河水箋云規正員之器也大戴禮記禮學篇云木直而中繩輻而爲輪其

曲中規舉子天志中篇云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故云輪中規則圖也

萬之以抵其匡也等爲萬葉以運輪上輪中萬葉則不匡刺也疏萬之以抵其匡也者也趙溥說同洪頡煊云萬與規對萬卽矩字匡與圓對讀爲方與人圍者中規方者中矩亦同此

義案鄭洪讀萬爲矩與故書或本合是也訓匡爲方亦足備一義苟子不荷篇楊注云矩正亦同此

器也史記禮書索隱云矩曲尺也此職以規萬縣水量權驗輪之善與與人以規矩水驗與之
善文正同蓋輪雖以圓為用而牙之平面與幅之上下相直非矩無以定之也宋翔鳳亦據周禮
云闕出於方方出於矩又曰以方出圓又曰環矩以爲圓謂徒圓不能知其數故必以方之數出
之也宋蓋據圓內容方法以度牙之周徑說與鄭洪小異於義亦得通也注云等爲萬葉以運
輪上萬葉蓋與輪等大小不可取準萬之縣之猶與人之器中膠豆中縣也方言秦晉之謂車弓
謂之萬葉蓋與輪等大小不可取準萬之縣之猶與人之器中膠豆中縣也方言秦晉之謂車弓
曰柯葉二名其狀彷彿故方俗同稱鄭珍云圓否見於牙上匡否見於牙兩邊牙是合成材易向
兩邊枉戾故須以萬葉運而視之萬之有不觸處是枉向外也有稍闊處是枉向內也適相觸則
不匡矣注云等爲萬葉以運輪上則不觸處是枉向外也有稍闊處是枉向內也適相觸則
同疏乃謂輪一轉爲萬葉以運輪上則不觸處是枉向外也有稍闊處是枉向內也適相觸則
與注殆相反江永云湊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枉不平正故須以萬葉運之視其稍有枉處則削而
正之耳後鄭言等爲萬葉是當時有其名物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圓與輪同大輪與之並立
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葉之法也案注萬葉之義當如戴鄭江三家說此自是造輪之一法鄭君
蓋據目驗得之但依其說則仍是察圍之器殆非經義至訓匡爲匡刺則自可通蓋既其匡猶言
視其不匡謂牙身不侷戾與上文察其齒蚤不觸則輪雖斂不匡謂齒爪與牙不侷戾者事異而
義同也云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者阮元云云下當脫禹字徐養原云說文艸
部萬艸也从艸禹聲萬葉木無正字或借用萬或借用禹惟矩字雖亦與縣之以既其幅之
萬同音自不規矩字若與萬通用異物同名易致相混故不從別本作矩縣之以既其幅之
直也輪幅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疏注云輪幅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
繩縣之中繩則鑿正幅直矣疏注云輪幅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
爲般長所關不能切幅邊也故須從旁縣之旁般之兩旁也縣繩於兩旁令倚牙面以尺準幅邊
至繩上下如一則直矣案鄭說是也凡物之直者縣之必與垂線正等墨子法儀篇云百玉爲
以方以直唯懸而度之則直而以繩正以縣蓋引繩雖亦可水之以既其平沈之均也重則斲材均矣

疏水之以既其平沈之均也者明其平中準也鄭錫云上文言平沈必均者揉幅之時也此
俱置水中觀其平沈之均也者明其平中準也鄭錫云上文言平沈必均者揉幅之時也此
否若不沈均則斲材均矣量其數以黍以既其同也黍無而齊以量兩疏以既其同也
是也此爲般空壺中然賢帆亦得蒙數稱是般空之通名急就篇注云縣者般中空受軸處
專就壺中當幅帶之處量之也注云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者程瑤田云量必用
黍者取其滑也今之黃米穀皮光澤小大勻稱所謂滑而齊也詒讓案兩壺亦通般空函軸者言
之以不止量當幅帶之處量之也注云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者程瑤田云量必用
猶古人以黍量黃鐘之意案江說是也鄭云黍滑而齊與漢書律麻志以子穀租黍中者量黃鐘
之命同置疏謂鄭不取律麻志以黍爲度量衡之義權之以既其輕重之侔也輪鈞石同則
非也九穀之黍即今之稌其米爲黃米詳大宰疏權之以既其輕重之侔也輪鈞石同則
等矣輪有輕重疏注云律麻志以黍爲度量衡之義權之以既其輕重之侔也輪鈞石同則
則引之有難易疏注云律麻志以黍爲度量衡之義權之以既其輕重之侔也輪鈞石同則
難易者兩輪有奇輕奇重則馬引之輕者易而重者難又以輪貫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
軸其公重心不在軸之正中則車行必不正此皆不可不侔之義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

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國之名工

疏

注云國之名工者謂六法皆協則工之巧足擅一國者也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

周禮正義卷七十五終

周禮正義卷七十六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

達常蓋斗柄下入中

疏 輪人為蓋者得名得車云蓋在上

之者輪圍蓋亦圓蓋弓之趨於部也

六尺中者弓長五尺小者弓長四尺

蓋上擊下擊深下直擊端之度則無殊

也戴其柄謂之達常 程圍倍之六寸

柄下節蓋大常一倍向上合達常也

常徑一寸下入中 釋名釋車云

聲類云俾倪是軾中環持蓋者

其音也詒讓案釋文云程圍讀為

釋文亦先出則聲讀為柔而後發音

瑞安孫詒讓學



二十三年經說文木部云程牀前几榘柱也此蓋枉直建與柱義近故先鄭讀為榘說文糸部蓋
 重文作程左傳樂盈史記晉世家作樂是盈呈聲近相類之榘榘枉輪榘榘天篇又謂之蓋蓋
 蓋亦相近 **信其程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 廣謂徑也部謂圍也 **疏** 云信其程圍以為部廣者蓋
 蓋弓者於上部高隆為然謂之為部信古之申字申上程圍六寸以為部蓋圍則部亦圍徑六寸於六
 曲圍以為邊常之直徑故以信言之云部廣六寸者王宗棟云蓋圍則部亦圍徑六寸於六
 上一尺八寸以密率推之則一尺八寸八分四釐九毫五絲五忽零微常與部當性云廣謂徑也
 者周禮算經趙注云徑者圓中之直也此部亦圓形中直廣博如一故廣即徑也鄭司農云蓋
 斗也者謂蓋頭之斗部即附之借字左昭二十五年傳編附說文木部引作編部是其證也弓人
 引把名附車蓋之弓兩邊下垂射弓部當其中與把相以故其名亦同蓋斗漢時語御寬天部
 常任是蓋斗亦謂之保斗論衡天部 **部長一尺** 謂斗柄也 **疏** 注云謂斗柄也常以長二尺不計其入程中者
 又謂之蓋保保與部並一聲之轉 **疏** 注云謂斗柄也常以長二尺不計其入程中者
 中遂名此遂常為部其寬是遂常也鄭用牧云部厚一寸連於遂常通長二尺不計其入程中者
 王宗棟云部與遂常通高二尺遂常雖部之柄而與部連為一節故統名為部二尺者直蓋之部
 也直蓋即以下車左定九年與之車軒直蓋柱云單軒車其體也諸侯以上車用曲蓋其遂常
 當較長於直蓋之遂常而傾屈之然部高於程仍不過二尺記故不詳曲蓋之遂常案王說是也
 部與老常同一木故蓋弓二十八持之而若如賈說部與遂常異木則 **程長倍之四尺者一**
 部雖二尺入遂常者不過一寸一分雖有鍵以持之亦不足以為同矣 **程長倍之四尺者一**
 杠長八尺則蓋高一丈五乘也 **疏** 之部長實不止一倍儻如舊說程止是一長八尺之直杠則較
 常二尺則蓋高一丈五乘也 **疏** 之部長實不止一倍儻如舊說程止是一長八尺之直杠則較
 經家上文云程長四之足矣而乃云程長倍之四尺者二以徑直之度而為迂曲之文果何義乎
 下生謂故書十與上二合為廿字杜子春定為二十是杜鄭所見並如今本則又無譌文竊謂

經文當與車人大車渠三柯者三同例疑古車蓋之枉當為二節上下各長四尺蓋與遂常為一
 節也其建於車上則別以軸鍵連貫為一車止時車右持蓋以從則但持其上節六尺之部枉而
 下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是也蓋在車上則建於軾開故必八尺之枉而後無蔽目之患在車下則
 人持之其高下在手故去其下枉使輕便易舉此則校之經文而適協揆之理事而可通又案
 據左定九年傳有直蓋則亦有曲蓋曲蓋之程長度當亦與直蓋同知此云四尺者二不指曲蓋
 之枉曲折上下截之分度者以曲枉上下曲直不同則經文當如車人為未中直下句分著其度
 尺斷不能四尺則下句有弧曲之減其必不及四尺段令其度四尺則通弧曲計之又必增於四
 以下也者枉在遂常之下而遂常之度較於部長二尺之內故知此長八尺指遂常以下也云加
 適常二尺則蓋高一丈五乘也者林希逸云此下文所謂蓋崇十尺者也賈疏云人長八尺蓋弓
 有宇曲之減二尺得不障人目也治讓案釋名釋車云高車其蓋高立乘載之車也安車蓋卑坐
 乘今史所乘小車也則此則惟高車之蓋部枉得長十尺小車蓋卑則部枉之度當遞減不得有
 十尺故鄭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十寸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為二 **疏** 謂十分寸之一
 云十乘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十寸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為二 **疏** 謂十分寸之一
 枚即十釐之分不云分而云枚者經文它言分者並取舉術差分為義此為實度慮其淆混故改
 分為枚而明揭其度也 **注** 云枚者經文它言分者並取舉術差分為義此為實度慮其淆混故改
 之度以起例也云枚一分者賈子六術篇云十釐為四尺者二十十分寸之一者二十十分寸之一即一分也云故
 書十與上二合為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為四尺者二十十分寸之一者二十十分寸之一即一分也云故
 云各本注誤惟疏不誤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多卅三十并也古文省多卅三十并也
 讀如夙秦刻石文如是并為一字則不讀為兩字後世如唐石經作廿作卅仍讀二十三非古
 也此經二上屬十下屬而故書合 **部尊一枚** 尊高也蓋斗上 **疏** 注云尊高也蓋斗上 **疏** 注云尊高也蓋斗上
 為一字正由寫者不分句讀所致 **部尊一枚** 尊高也蓋斗上 **疏** 注云尊高也蓋斗上 **疏** 注云尊高也蓋斗上
 分也部徑六寸其加厚之一分四釐當各減三分徑五寸四分十分部廣而殺其一 **弓鑿**

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是為部厚一寸疏之穴縱橫皆四分方空也一部積二十八

分凡一尺一寸二分置部圍一尺八寸八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除去一尺一寸二分餘七寸六

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則每鑿口相距二分七釐三豪二秒零五忽鑿上二枚鑿下四枚者賈疏云

必以孔上二枚孔下四枚者以其弓下用力故也注云蓋華蛋劍注引徐廣云金華施棟末有二十

八枚即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蓋非棟不能蔽日御覽車部引淮南注云棟蓋骨也案正字

木作棟丁晏云急就篇蓋棟俛倪棟棟業顏師古注棟蓋弓之施爪者也謂之棟者言若屋椽接

也說文車部棟車蓋弓也釋名釋車棟蓋又也如屋構棟也詒讓案方言云車枸蓋宋魏陳楚之

間謂之棟或謂之蓋籠西關謂之播南楚之外謂之蓬或謂之隆屈郭注云車枸蓋異云廣大也者廣

雅釋詁同賈疏云恐直以橫廣四枚上下不知其數故訓廣為大明上下及橫皆四分也案經凡

直徑故知為正方之廣也云是為部厚一寸者戴震云鑿上下合六分并鑿空四分共一寸也惠

士奇云鑿廣四分其不鑿者上有二分下有四分合之為一寸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

端一枚弓箭則撓之平則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端內題也疏二寸

有半者賈疏云此經說蓋斗之鑿孔內弓二十八孔之上下廣狹之義云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者惠士奇云鑿孔外內若一曰直內孔之下與外平而上低二分不鑿則上有四分下有四分其

端者二分而已也戴震云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分內縱又殺去參分惟一分而已故曰鑿端一枚

是也下直者對上直為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上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又云二枚一枚皆鑿

端弓抄所至欲見鑿空下正故云下直二枚鑿端一枚便文協句附詒讓案弓箭之入鑿內者長

當盡其鑿亦二寸五分其廣從橫漸殺以趨鑿端者下平則二分留上二分不刻兩旁各刻一分

五釐留中一分不刻故從厚得二分橫廣止一分也一枚者弓箭之末從橫皆止一分也注云

鑿深對為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者賈疏云前文云部廣六寸達常徑一寸達常上入部中徑一

寸則兩畔共有五寸在今以弓鑿深二寸半兩各二寸半是不達常也案賈意達常與部為二

末非也鄭不云不傷部而云不傷達常者正以達常與部為一木明部內不鑿者尚留有一寸之

徑一寸圓三寸之外鑿端相距餘地止七豪有奇假令部與達常為二木達常縱不傷而部全

穿斷無不傷之理將何以固乎足明其不然矣云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者賈

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於引弓橫木在較下將必以筭貫入樹木而縛固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事推之皆不合矣案江說其精是正皇孔諸說之誤載震云記不言式較之長一在前其三分寸之一也王宗棟云古者乘車之儀三分寸之一也二在後其上一為較則左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也王宗棟云古者乘車之儀三分寸之一也二在後其上一為較則左石較於式左右兩人立中一分旁倚於較前直式隔圓折處楚辭云倚結輪兮長太息涕淚淫兮下露式是也其或四乘則一人居中後一分兩般貫軸適直中一分之中禮故云顧不過設又云載倍式深并與廣六尺六寸得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是以式隔為方折也方折之隅未有能探屈一木以爲之者案王謂式兩隅當爲圓折是也黃以周說同但採折之處所減蓋無多載并與式深廣之和數大略計之亦不甚相遠也注云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以四尺四寸取三尺得一尺又一尺二寸三分寸之二取四寸仍有二寸在一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以四尺二分故云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阮元云一在前即式深也二在後則較深也式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江藩云一在前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二在後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二四論讓案田一車之式蓋深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三尺三寸高疏長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者阮元云式三寸載震云式卑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爲敬注云春秋穀梁傳叔孫得臣者賈疏云車輿之廣六尺六寸取半爲式之高故知三尺三寸也錢坫云春秋穀梁傳叔孫得臣敗長狄於鹹鄆其首而載之見於軾范注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五分說與鄭合論讓案以其隆乘車之式高與兵車同距地皆七尺三寸田車之式高三尺三寸五分距地六尺三寸

之半爲之較崇

尺較兩輪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疏車以其隆之半爲之較崇者釋名釋較重卿所乘也詩衛風淇奥與猶重較兮毛傳云重較卿士之車字本作較說文車部云較車輪上曲鉤也段玉裁云曲鉤言句中鉤也亦謂之車耳西京賦云戴翠帽倚金較苟卿禮論及史記禮書云彌龍以養威彌許書作磨解云乘與金耳也皆謂較爲龍形而飾以金司馬氏輿服志乘輿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是其義也阮元云說文曰輿車兩輪也從車耳聲又曰取耳下垂也象形

春秋傳曰秦公子凡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又曰較車耳反出也車耳反出也車耳反出也車耳反出也故謂之輿以其反出又謂之輿至其直立較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重較古今注曰車耳古重較也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角之奇勢也秦公子名車衛公子名如兩耳修張大夫墨車卿夏綬以上則並名軒有車耳案重較之制阮氏略得大概今以先秦兩漢人所言者反覆攷蓋周制庶人乘役車方箱無較士乘棧車以上皆有較唯士車兩較出式上者正方無飾則有較而不重也大夫以上所乘之車則於較上更以銅爲飾謂之曲銅鉤其形圖句邊緣卷曲反出向外故謂之輿自前視之則如角之句自旁視之則高出式上如人之耳故謂之車耳凡車兩旁最下者爲輪輿下附軫象取下垂故又謂之輿較在輪上則象耳之上簪是則車耳者較輿之通名也其較上更設曲銅鉤向外反出則是在較耳上重起爲漢制也凡輿較輿皆木材惟重較爲金材此爲攻木之工所記者不重之較也說文所釋者重較也凡重耳所附之奇輿無論重與不重並是直對其句曲而反出者唯銅簪耳左傳鄭大夫姚句耳名即取諸此又案輿字亦作輿又通作輿漢書景帝紀云長史二千石車朱兩播古今注云文官赤耳是也大玄經積次四云君子積善至于車日測云至于車蕃也范注云善車耳也崔約謂重較在車藩上重起藩即謂此輿車藩蓋異漢書顏注引應劭說一顏師古已帝其誤矣又史記司馬遷荻傳云說向不誤又云輿以輿爲之或用華則似提輿爲一顏師古已帝其誤矣又史記司馬遷荻傳云說向馬說輿蓋即較之木材上承曲銅鉤者此亦足證較爲立木唯金耳乃反出矣錢坫云式深一尺三分寸之二爲句較崇爲股句股求弦得弦二尺六寸太爲式去較之度注云較兩旁上出式者論語鄉黨疏云輿輿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一承較者也賈疏云較輿兩旁今人謂之平輿也言兩輿謂車箱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輿輿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輿上二木相附故據輿輿出式而言之鄭珍云說文輿車旁也則輿止是車兩旁之稱注云兩

奇爾雨旁也上出式者謂兩旁之上高出於式之平木此平木為較前平木為式崇較崇
並是平木距箱底之高非指豎木承式較者豎木不得有此高也詳康成注考工及他經並不見
車兩旁有版處謂旁是版自置疏其見已然案子尹說較之制是也但賈意較為車箱上端之
橫木倚為箱閉豎木以承較者較木平設故此及車人疏謂之平焉山處疏及詩衛風淇奧孔疏
又作平較其說倚較亦不誤倚較在車兩旁通謂之箱故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徐廣云較在箱
上又引通俗文云車箱為較是也古車制輿上三面皆有橫植木而無版貴者所乘則有輓革耳
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亦謂距較之數也下距地則九尺五寸賈疏云以其前文式已
氏子良曰先得大夫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
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
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臣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江藩云式崇三
尺節服氏疏引含文嘉左傳昭七年孔疏公羊襄十八年徐疏引稽命微並同新序義勇篇芋尹
文曰大夫之旗齊軾廣雅釋天又云卿大夫七旂至軾文並小異竊謂較稱自較於三尺三尺非較
齊較斷三尺適可至軾較雖高出於軾二尺二寸而兩輪上下通得較稱自較於三尺三尺非較
盡之謂天子不得謂非較也至軾又即較橫直材是齊較齊式齊軾文並得通但據含文嘉稽命微
說並謂天子旗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則皆於理難通故左傳疏亦疑其誤是服據禮
緯與此經車制及左傳斷三尺之文必不能合不足取證賈乃授彼謂三尺五尺二寸五分云故書較作杜
較是較卑於式其說殊謬又案田車較崇蓋二尺一寸崇於軾五尺二寸五分云故書較作杜
子春云當為較者杜舊本作抽明注疏本作權與釋文合今從之徐養原云說文木部權水上較
木所以渡者也權為水上橫木較為車上橫木義亦相近故較權古字通晉書林邑傳韓戡估較
太半估較即權也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軾圍 軾與後橫者也兵 疏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軾圍小
此較權通用之證

於三面材之圍阮元云軾所以收眾材者故又謂之收詩秦風小戎後收傳曰後收淺軾也
春秋曰機軾之車即小戎義也 注云軾與後橫者也者鄭珍云康成注加軾與機云軾與也是
非不以軾為四方底軾也知獨為兩旁矣而前注車軾四尺云軾與後橫木此又云然者以此經軾
圍獨為與後橫木之數也知獨為兩旁矣而前注車軾四尺云軾與後橫木此又云然者以此經軾
軾其圍方而後獨異者以與後止人所登下非若三面範與任正之外又須於上置闕故其圍
狹於三面也四方圍數雖異同連與底自歸與人為之而任正圍不與軾圍同見輿人乃見之轉
人者以軾圍出於車廣任正圍出於軾圍一尺一寸兵車之軾圍尺一寸者賈疏云輿廣六尺六
寸而六分取一故得尺一寸也鄭珍云軾圍一尺一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兩面廣四寸一分長六
尺六寸向前一邊中為槽深七分以受底版兩端為中節貫左右任木之繫達於外自面染之以
轉承其下當軾中為圓孔連踵通之上大下小合時以一圓木旋轉關之令上與軾面平復之以
橫梁其下若解輿則向上旋轉脫之轉與圍固合而不稍移掉傾脫者鈎心之後全賴此軾之
名轉梁其下若解輿則向上旋轉脫之轉與圍固合而不稍移掉傾脫者鈎心之後全賴此軾之
正異圍之所以然經注大旨全失案子尹說推輿頗密於義近是依其說則軾圍或方或圓江永
則以為正形云軾方徑二寸七分有半金榜江藩王宗棟說同凡此經諸圍或方或圓或圓或長
不等無注既無明文姑兼存眾義以備攷 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圍 兵車之式圍七
不致質也又案田車軾圍蓋一尺五分 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圍 兵車之式圍七
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謂參分前軾圍尺一寸而為之尺一寸取九寸
為三分去三寸得六寸餘二寸各三分之二寸為六分去二分得四分以三分為一尺一寸餘一分
前六寸為七寸三分寸之一也阮元云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毫王宗棟云式圍徑二寸三分
三釐四毫七秒七忽零鄭珍云式圍徑二寸四分四釐強探一木為之計長八尺餘其兩端
入較柱其下正中為鑿以受植輿之柄當折向兩旁處各有一柱承之前之橫自軌如式之內長五尺
有奇為通欄不固也空中介一柱或兩柱分其欄為兩大格或三大格柱皆正方大如式之內長五尺
五為鑿視半厚以受其柄式較大小所以異者人立常當式之地式之為人憑任也比較為一
故其圍差大案式木圍徑王據密率鄭據古率所算皆是也江藩以為方徑一寸八分三三三

亦存備一義田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

車式圍蓋七寸注云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寸力少也取六寸三分去二寸得四寸仍有一寸三分寸之一

并為十二分去四分得八分故云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也

外圍橫開之木有所交附否即內為立寬長之窗外焉附長

上更差五為擊以受植如此則植強不至太長勢危又與較

分較圍去一以為較圍

圍也賈疏云以前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四寸取三寸去一

十為三十四分取二十七分九釐江藩云方徑八分在添前

者大小枝交結也云與較末同名者較末之帆即輪人所

為帆者也以其名同易於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較圍

繫綴之綴謂車輿輪立者也立者為綴橫者為綴

借以是機車無革晚故稱總靈虎蓋託士車使人不覺也

帆之任力此亦謂力圓也賈疏云參分較圍三寸二十七

者假令整寸為八十一分此二十七分寸之七為三十一

也鄭珍案田車轡圍蓋二寸二十一分寸之二云轡式之植

機車雖不晚革觀士喪禮惡車且有蒲蔽則平時有席蔽

如繫綴之綴者為段玉裁云疑其音也宋世學云士喪禮

木相交犯大倚小之病經文大小無非正為設轡言故後

別於上文之轡頭也舊云車圍也說文輪車輪開橫木轡

大息涕涔涔分下霑軾集注輪軾下從橫木按輪者軾較

衡絕交結倚輪而涕霑軾則是倚於轡內之輪故其涕得

七發李注引尚書大傳云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注云

輪如窗但加飾飛揚與重較相類與漢飛輪制不相涉也

鄉人為名者段玉裁云釋其字之從對也錢坫云對人而

圖者中規方者

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

疏 圖者中規方者中矩者以下通論為與上諸材形度之中規準繩也管子形勢篇亦云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與此經義同鄭珍云圖者謂式較士平木方者謂諸柱

者應繩是也以下別云直者故變文見義江永云謂輓轡也較式之平置亦橫者也鄭珍云立者謂柱及輓轡之植衡者謂式較及輓轡之橫云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者明其際會鑿柄之密

合也江永云直者如生即中縣者言其著於底版甚固也版之相連與輓轡橫直之相交皆為繼鄭珍云直者謂輓轡者謂闕注云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者鄭珍云中規中矩治材之善也中

動搖也云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者賈疏云材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大小相附著如木之枝柯木大末小之引殺也

則絕 并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者大史注云不并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疏 居猶處也居材與弓人居幹居角

義同謂處置車上之材大與大小與小各自相從不可錯五釋文載舊音據則讀為鋸字非也詳弓人疏云大倚小則摧者說文并部云并相從也相就與相從義同凡材大小各自相值則交午勻正若人

至於折也云引之則絕者鄭珍云謂入扳引之詒讓案此謂橫引之也當兼人馬言之注云并偏邪相就也者說文并部云并相從也相就與相從義同凡材大小各自相值則交午勻正若人

小相并則危危不相當故有偏邪牽就之患鄭珍云輓轡小式較及諸柱大以小縱橫交於大空鑿柄和應不令偏邪相就否則摧絕之患作案子尹說亦通云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

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者鄭意大并小則以小承大重棧車欲奔為勢下厭而摧小并大則強弱不調旁引之小者必絕鄭珍云用力謂人憑倚著力

無革鞮不堅易折疏 棧車欲奔者謂雅釋器云圖奔上謂之蒸鄭注云鼎斂上而小口此奔亦壞也七乘棧車疏 謂上斂也詳典同疏賈疏云奔向內為之江永云賈謂奔向內侈向外按

成二年左傳丑父寢于囿中孔疏謂囿與棧者音義同引此棧車之注而云然則奔者謂上狹下闊也此以上下言之與賈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翁張上下則謂較與耶有闕狹案賈氏向

內向外之說不審何指江謂指後戶然輪輿諸職疏並無是說審賈意疑仍據較上而而言與孔說異而情同也但與上橫直材度數既有一定之繩尺無論內外上下皆不得有侈奔依言

寸說則較諸材皆當表設破壞度率幾成奇車其可通乎故鄭珍亦駁之云兩輪壁立五尺五謂之奔其實內外上下本方正不必狹於常制也又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敖相楚棧車則

馬晏子春秋內篇襟下云晏子棧軫之車而駕馬以朝彼棧軾與詩秦風小戎棧義同謂車軾軾棧狹棧棧同聲段借字與此棧車小異但棧即鮑人注棧淺之棧狹與義亦相近可

相參證也注云為其無革鞮不堅易壞故欲奔也云士乘棧車者賈疏云巾車聯文江永云士為堅固此不鞮革則慮其不堅而易壞故欲奔也云士乘棧車者賈疏云巾車聯文江永云士

奔之制故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節車欲侈與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為侈疏 欲侈者五音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節車大夫以上之車有重較較上重耳反出校之當車為張大故

欲侈阮元謂侈即指張耳言之其說是也賈疏不憚以為向外侈失之注云節車謂革鞮與也異者對棧車無革鞮也云大夫以上革鞮與者賈疏云則天子諸侯之車以革鞮與及殺約也但有

士得不漆飾故以木為號孤卿轂上有篆飾節車以篆飾為名也按禮傳云未命為士者不得乘飾車

人得乘飾車者後異代法也案巾車木路注云不鞮以革漆之而已則木路木無革鞮此注雖通

咳王侯而木路則不在其列賈說大誤江永云閔二年歸衛夫人魚軒定九年與敵無存犀軒夫

王風大車檻檻毛傳云大夫大車士飾車彼大車亦即此飾車而謂士乘飾車則與伏傳同文選別

二十五年何注云禮大夫大車士飾車彼大車亦即此飾車而謂士乘飾車則與伏傳同文選別

王風大車檻檻毛傳云大夫大車士飾車彼大車亦即此飾車而謂士乘飾車則與伏傳同文選別

二十五年何注云禮大夫大車士飾車彼大車亦即此飾車而謂士乘飾車則與伏傳同文選別

賦李注又引大傳云未命爲士者不得乘朱軒注云軒輿也士以朱飾之依巾車大夫止乘墨車
不宥命士反得乘朱軒伏何說非此經之義賈亦謂伏傳是異代法而巾車疏則謂伏傳飾車卽
是有漆飾之機車二疏說不同曲禮孔疏又謂上士三命得賜車馬中士乘棧車是士有不乘棧
車者若然則伏何說飾車卽此大夫所乘之車或三命上士加賜得乘之與云故書修作移杜子
春云當爲侈者翬氏侈弁之所由與注同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字也少牢饋食禮修袂一作移袂

周禮正義卷七十六終

通雅

